

484



第十號

第六卷第四期

(總字第三十四號)

基年國文協會分會出版

LIBRARY

文壇月刊第六卷第四期目錄

廿六年十月一日出版

小說

勝利災..... 盧森(一〇七)

秋天..... 夢君(一一三)

吳經理的成功..... 雪倫(一一九)

晒谷場..... 野寬(一二九)

沉淪(中篇)..... 曾濤(一三二)

黑衣女郎..... 何巴栖(一三六)

解脫..... 宋金文(一三九)

評論

從「人間」詩歌中看高爾基的生平..... 周斯奮(一二二)

由「時代文藝」談到「大眾化」..... 秋子(一二七)

詩歌

江河泛濫了..... 歌力(一四一)

晚歸..... 陳敏端(一四二)

牽牛花..... 鐵英(一三八)

散文

啞琴..... 陳敏端(一二六)

幻想曲..... 楊俊才(一四三)

祝福..... 魯深(一四四)

憂鬱的歌..... 劉靈(一四五)

編餘小說

編者(一四六)

文壇月刊

第六卷第四期
總第三十四號

主編人：盧森

編輯委員：李若川 陳子殷 饒沙鷗
張希哲 李勵文 朱澎
陳容子 劉偉森 仇章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廣州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電話：一〇六七四號

發行者：文壇月刊社

總經理：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香港 智源書局

印刷者：明德印務局
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電話：一〇六七四

售價：本期另售國幣九、〇〇〇元
敬致酬金：文每千字五千元至一萬元，詩
每行一百元至二百元。

位/目估	價		
	全	半	四分之一
封面底	六十一萬元	三十萬元	十五萬元
封面裡	八十萬元	四十萬元	二十萬元
封底裡	五十四萬元	廿七萬元	十四萬元
正文	七十萬元	卅五萬元	十八萬元
前後	五十萬元	廿五萬元	十三萬元
			二萬元

勝利笑

唐 森

第一部曲 失業

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後，潛夜燃燒爆竹的硝煙香味、消散了。大規模的祝捷大會後，接着火炬巡行的狂歡之夜、過去了。一切的物品暴跌、猛瀉，幾乎便宜到相送也似的傾銷、停止了。不論鄉村、都市、大後方，或收復區，不論黨政軍民，士農工商，自由職業，無業流民，甚至老弱殘廢，瘋、癲、替的乞丐，滿以為勝利後的太平年，做了強國國民，可以威風凜凜，事事如意的過着好日子的想頭，漸漸動搖、崩毀、破滅了。

唐叔堯是第X戰區第X補充團的少校副官。

他在「一九一八」事變後，就認為外侮日至，國勢日蹙，應奮身為國殺敵，投了教書先生的粉筆，跑到軍隊裏去，在「一二八」時，曾參加過上海總店之役；以後在江西剿過土匪，打過共產黨，在廣州燕塘軍校做過中尉書記；淪陷時他非常狼狽退出，走了十多天路，挨過飢餓；及後，敵人一次二次三次進犯粵北，他也在參加戰役的部隊中盡過軍人的天職，他身歷了許多驚險與危難，因為他沒有帶過花，也就沒有什麼榮譽。他上頭沒有特別好關係的長官，所以他也沒有僥倖地受提拔過。只是無功無過，平平穩穩，依他的年資按步遞升，到卅四年春才調升補充團的少校副官。

團部駐紮在離戰時省會——韶關——八十里的週田鄉下。

「日本屈膝投降」的消息傳來，他親自去買爆竹燃放的。

火炬巡行的油燭，也是他指揮團部的勤務兵備製的。

那時他的母親要買些便宜布做衣裳，他說：「將來回到大城市裏去着呢、絨、綢、緞吧！」

他的妻子要買廉價皮鞋，他也說：「現在還買土里土氣的東西，將來洋珠皮，咯咯聲，更便宜更好看哩！」

他解釋的理由是：我們中國抗戰，軍人出生入死，爲的是什麼？現在我們把最大的敵人打垮，中國一躍而爲世界上強國。強國國民，還怕沒有好日子過？還怕沒有好衣裳，好鞋穿。——中國雖因抗戰，輕、重工業停頓，生產不足；但，除了中國以外，就是摩洛哥、立陶宛、盧森堡、挪威，——也是生產過剩的國家，等到大批的洋貨輸進，誰還要用落後的代用品？

全省劃爲幾個接收區域，好些部隊都開往收復區接收去了，——第X補充團却没有前赴某一方面補充接收的消息。

黨政團局，不論中央及省級的機關團體，都雇船雇車分批回廣州，而且它們都搬遷完了。第X補充團不是地方團隊，却仍在鄉下，連移駐前八十里的戰時省會的公事也沒有奉到。

團部的官長兄弟們，在戰時悶了八年，都有些焦急，不甘寂寞、安靜，在說閑話。

唐叔堯的母親、妻子，也期待得苦，時時探問不可知的好消息。這樣，又過了二個多月，接收的舞臺案件，不聽命令的強奪、搶劫的大事件，在報端上天刊登；物價復起，回復了戰時的指數，且扶搖直上，毫無阻擋遮攔的暴漲起來。

在這個時候，第X補充團奉到的命令，是結束、遣散。這是上級的命令，沒有人情可說，也不容有抗議、稽延的餘地，只好服從命令，各部門辦理結束報核。唐叔堯除得到三個月的新餉外，加上十四年的年資金，總計不過是三十萬元的國幣，離開了部隊。

這筆款在那個時候，確是一注頗大的數目。他想：軍人的天職是保國衛民現在是勝利了，太平了，也應該解甲歸田。不過，他鄉間設有良田淨地，況且自從母親及妻兒子女，爲了原鄉糧荒米貴，他在外頭常常遠水救不了近火，舉家遷出以後，家裏批來耕種的田園，早已轉了手，鎖了厩房門，屋頂上幾年也沒有飄過炊烟了。回去嘛，沒有什麼可生利，三兩十萬元除了一家六口的旅費，也吃不到好久的……

還是到韶關找點生意來做吧！



他想：做生意是合算一點，各機關職員回廣州了，租店也可以平易一些，橫豎母親年老多病不會做什麼事，可以看看店；妻聽自己的指揮，大的孩子叫他去上學，小的留在店裏，女兒在這兒有人養，賣去算了，自己年富力強，還怕混不到飯來吃，賺不到酒來飲。

這計劃，他的母親聽了歡慰地說：「當差發財的少，做生意發財的多，也應該賺幾個錢回去了。」

他的妻子也說：「在外頭朋友也多幾個，消息靈通得多。以前跟過的上官有什麼高陞，也還容易追隨。機會都是在外頭，永遠不會躲藏在鄉村裏，況且現在也不是躲飛機大敵的時候了。」

「到韶關去，看電影戲，拍大皮球！」他的大兒子阿雄也歡天喜地，跳上跳落，對弟弟阿偉唱着，笑着。

過田鄉的新親，（他的女兒嫁給黃家做遺孀）以及其他的老百姓，聽見唐副官要離開這裏了，好像自己的親人要離開時那樣不忍的心情，鄰近的好幾家要他到家裏吃一頓便飯，平日有來往的爲表示敬愛，送些蕃薯芋頭等土產，還有在駐紮兩年中，他會爲着他們的小事，經手排解、勸導而得和如初的，感他的公道正直，亦就贈些米酒，鷄鴨之類的禮物，所以，唐叔堯決定遷居的日期，也更改了二次。臨去時，他們還七嘴八舌的嚷着：

「唐副官以後還要回來玩呢！」

「將來做了大官或發了大財不要忘記了我們！……」

「我們是結了親戚，十長九遠的呀……」

「將來交通更方便，伯母、嫂嫂等人，年節時來這兒住幾天……」

車子離開了好遠，還聽到送行人噓噓唧唧的談笑聲。

第二部曲 失敗

唐叔堯和家人到了韶關之後，瞧見情形和未淪陷前大不相同。

東河、西河、以及黃田坳、上窰、五里亭、戰時建築的房子，燒的燒光，拆的拆毀，市內的店舖有好幾處炸得七零八落，風度路，風采路，只要還是店子，却依然開着，街路上來往的人雖不比戰時那樣繁雜，因爲兩河的建築物十幾八九，所以市內，尙不致於感到冷落，岑寂。

物價，幾天來又漲了一倍。

不能久住旅館。於是，第二天便租住在黃田坳後山一間低矮陰沉的杉皮屋子。

他以為是暫時寄身歇腳的，以後租到了店，仍然還要遷居，不過這兒比旅店裏却平得多，無論如何也是划得來的，所以除了應用的傢私和炊具動用了以外，其他用不到的東西，還是原封不動。

跑了幾天，次次都很失意回來，市內的店租不起。就是可以租到，除了租金以外，間直沒有資金可以轉動；難道光租店子不做生意嗎？他回去後跟母親及妻子說起了這些事。

「還是到四鄉去買些土產，讓你的媳婦擇到市場裏去賣，這樣，又簡便，又可免種種麻煩！」母親建議着說。

「是的，鄉下出產的瓜果蔬菜，這裏很銷，每担菜賺三兩千元，一家數口儘可不成問題的。」

唐叔堯不出聲。他的經營計劃還不致那麼渺小。好久才說：

「以後，或許也可以做的。」

再過一天便碰到了幾年前在江西剿匪時一位姓黃的特務長，他是一年前離開了部隊，和朋友到各地走貨，相見之下，倍形親切。那位姓黃的特務長，備言這幾個月的好處，以及走貨的許多竅妙，唐叔堯正在認爲「陣地戰」資金窮不能出擊，準備「打游擊」的時候，忽然有出奇致勝的好法子，如大家說得很投機，決計合伙。

很快的準備了行裝，携同款項，要同往廣州。到了民生路X號，姓黃的臨時改變了計劃，就是，兩個人到廣州用費大，不如仍是他前去，X號的老闆也參加大股，走了兩水都非常公道，所以都肯相信他。

——是的，姓黃的決不致有欺騙我的行爲事故發生的。他想。

唐叔堯天天希望那位朋友的消息，準備分紅利的時候，姓黃的回來了，可是兩手空空，全部的貨物都被緝充公了。還說給海官人員打了一頓，身上確有幾處發紫發腫的傷痕。

這不幸的消息傳到了唐叔堯的耳朵裏，十分頹喪。他又自幸，這次是投資拾萬元，還有部分可以經營小本生意。

「冒險的走私靠不住的！我們運氣不好，只好做正當生意！」

妻聽了失利的消息後對他安穩地說。

「靈神難保失時人。犀豹牧羊，誰知道他們弄些什麼把戲！」

「難道他騙我也能騙得過××號的老板？同時爲了幾十萬元把自己的身體毆打到青一塊、紫一塊嗎？」唐叔堯極力否認母親過分的疑慮。

姓黃的過了十多天到唐叔堯的家裏來，說是服了幾劑跌打藥，即將全愈了。他又準備「東山再起」，說是「若要賺、險中鑽！」——前次大對不起他，希望這次圖謀報答。

他的勇氣早已消失，信心亦已轉移，他每天到沙園鄉下挑一担蔬菜回來，妻子再沿巷里叫賣，穩紮穩打，不敢再貪心妄想「天鵝肉」。

「我說他是好心眼的，他總以爲對不住我，無論如何要給我撈回一點子好處。」

姓黃的去後，唐叔堯有幾分驕傲的自信對他的母親說。

「我以前沒有見過他的面，見了面，談了話，也相信他不是那行人！」母親也相信了。

以後，天下着雨，自從一次買了一担青菜回來，雨天銷不出，腐爛虧了大本，他便再沒有出門，天天在家裏坐着吃閑飯。

米價漲、柴也貴了，其他的肉類、日用品不消說又漲價了。

過去盈得的微利吃光了，下雨吃的用的，是再無法抵償，況且，幣值天天低落，就仍保有往日的鈔票，無形中也減少了大半，何況計算起來，比以前的還短少了數額一半以上了呢！

「唉！」唐叔堯對着雨天，對着勝利後的一切措施，一切動盪不安的局勢，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姓黃的可真「有心」，撈了走私得來的兩盒餅乾，兩瓶牛肉罐頭來送他；這次，他很安全，說是聯合了大批失業軍官，關卡人員打通了，問也沒有問一聲。以後還準備繼續走貨。

說得唐叔堯心癢癢的。可是，身邊的存款已少得很可憐，湊不起一筆數目；僅存些少鈔票，無論如何都不敢作孤注一擲。

那位姓黃的探知了他幾年來做副官沒有撈到巨款，就有一些也因爲家裏人口多，——前——的這大數錢花了一些感觸，怎樣的消耗一空，也是再撈不到錢了，如是，知道了無計可施，也只好道嘆着「愛

莫能助」走了。

飲酒是唐叔堯的老癖性，在這走投無路，生活的繩韜向他愈縛愈多，而且愈拉愈緊的時候，他醜起酒來。

酒刺激腦神經，像燃燒着積蓄的乾柴，他火氣盛旺起來，咀咒母親，毆打妻子，要是最小的兒子在他的眼前因些微頑皮惱怒了他，他便獅吼雷鳴，甚至把他縛吊在柱子上，不准他哭泣，更不准家人說情。

脾氣和生活一樣，天天的更壞了起來。

他的母親有時捱不過兩餐稀粥，本來瘦削不堪，時時叫腰脊痠痛的，幾乎天天都在病中，沒錢服藥，連一頓硬飯也吃不飽，羸弱得如同一根枯籬一樣，她不是不明白兒子的遭遇，祇因病苦摧殘着她，所以有意無意的也愛怪怨兒子、媳婦，如是囉叨着：飯沒得吃，酒却拚命飲。她病在床上，幾天也沒人看她……唐叔堯聽了受不了又要說些更激烈駭人聽聞的毒話，比如：「到無錢買酒時，把衣物洗光，買劑毒藥全家福！」……

販賣蔬菜生果的生意不再做，他的女人只好到附近火柴廠去，領些火柴枝回來，這樣，不特她自己可做，大孩子可幫忙，連最小的也可得到工作。

大家都曉得，連孩子都會做的工作，連目不識丁的婦女都可以領得到的工作，報酬的低薄說出來是令人不敢置信的，然而，「家有千金不如朝進一文」的道理提示而勉勵着她們打着窮算盤，逼得連唐叔堯也要坐在矮橙子上，求針頭上刨鐵的收入。

揮火柴枝的工價還是幾個月前定下來的，現在物價已漲了好幾倍了，誰也沒有要求增加工價，因爲青領這門工做的人太多了，要不是講點子情面，隨時都可能空身子進去，空身子出來。

天、時時下雨，有時連綿地又是幾天……

火柴廠因爲沒有太陽曝曬，也往往是一連幾天停止發揮。

因爲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所領到的遣散費，也完全貼光了，——以後的日子怎樣打發，他沒有心請去想它，但是眼前生活怎樣維持？想來想去，想到個多月不見的姓黃的朋友來了。

他走到民生路××號，見到那位老板，一問姓黃的使生氣不過的說：

「那真是大騙子，見了他非把他的骨頭敲碎，不能消我的恨……」

唐叔堯曉得有什麼大事會發生過，但還認爲他很好，頗夠朋友！

「他邀我到下而走貨，第一次果然買了貨回來，而第二次，就是你也參加的那一次，我投的資本最多，回頭說是被檢扣了，身上受了傷，我當然信以爲真，那曉得以後繼續這個騙伎騙我和本市一家商店的款。你知道，他的傷是什麼藥水擦下去的偽裝？及後事情敗露，我要抓他，而他也知道了不能長混下去，早已逃跑了！」

「呵！呵！」唐叔堯驚訝的叫着，想到他餽送的禮物，是希望第二次的騙騙，內心說着：「那點東西原來是釣餌呢！」

「外國人的科學進步，中國人的騙術也進步了！」

唐叔堯打算跟姓黃的借錢的夢破碎了，頹然回去。

他近來很少對家人說話，也因為沒有值得高興的事可說，所以把這件受騙的事，亦認爲多餘。

久而久之，連有新計劃也不說了。他想到沒有成事，安知又不是一場空呢！

一天，他把被竄搖搖晃晃擡出去賣，回來在打疊行李，妻疑心地問：

「這些衣服都把它賣掉嗎？」

「不是的！」他負氣的答。

「那麼，爲什麼又在網縛呢？」

「到浙江去！」

「到浙江幹嗎的？」

「以前一位同事在衢州綏靖公署做軍需，——現在只有人找事，不會事找人了……」

「你還夠旅費嗎？」

「有一部前屬×戰區的軍車要去。有熟人不用化錢！」

家裏的事沒有囑咐，母親也不稟知，那天晚上他就走了。

「叔堯的性情變得太古怪了。」他的母親深夜坐倚在床上，瞋着還在揮火柴枝的媳婦說。

「我奉侍他像老爺一般，稍不如意眼睛就睜得像燈盞一樣大！」

「爸爸以後不回來來了嘛，媽媽？阿婆？」大孩子阿維歡喜地問。

「不回來，」爲祖母的呵斥着大孫兒？「你還希望他回家來吃閑飯？」

「現在菜也不好賣，賣完一担菜，賺的錢，買不到一斤米，咳！」

過了幾天，唐叔堯女人又繼續販菜賣；想到謀生艱辛，悽苦地說着。

「房租又催啦！堯兒的信還沒有來，也不知道託天洪福找到了事沒有？」

母親望望雨天漏雨，晴天漏陽光的杉皮棚頂說。

「自失業經營失利以來，性情確是變了。——在家時我不敢半句話得罪他，出門時也沒有一句話叮囑，黃先生又久不見來，不然，我還可以向他開口。」

腦膜炎流行，最小的兒子——偉古，一傳染到，沒錢醫治，當天就

死了。

大孩子趕快送到了週用鄉下親戚家去，可是被拒收又帶回來。

唐叔堯的家庭，悲痛、淒苦、黯淡的日子，悠長而遲緩地，匍匐着

的爬過了一個多月，妻正在殷切期望來信的一天晚上十點多鐘的時分，

唐叔堯背着包袱回來了。

母親和妻子哭訴偉古噩耗，他毫不在意地說：「早死早安樂！」

在黯淡的油燈下，他的女人瞧見他更瘦更黑，疑心是病了一交才復

原，手腳頸背有許多噴起的小粒子，結着白痂，但又不便問他，看樣子

也是很失意的，只得趕快把米缸裏僅存幾兩米生火煮稀飯。

「煮點粥給你吃吧！走了路的人吃粥好一點！」

「唔。」

「天黑買不到菜，煮粥放幾粒鹽也可以洗胃！」母親坐在床上悲涼

地也接着口說：

「每天還揮火柴枝嗎？」唐叔堯只問了這句。

「除了揮火柴枝外，我每早還到鄉下去販菜呢！」妻答。

他吃完粥後，口袋裏摸出一包烟包來，捲着抽，油燈只剩盞上一點

殘紅，等到盞盞過去，已被微息吹滅了。

妻把熟睡的阿維推向板壁邊，他却打開包袱在泥地上攤鋪着軍毯，

打算睡眠的準備，妻以爲他怕床上悶熱，所以對他說：

「這幾天天氣涼快一點了，」意思是叫他到床上睡。

「地下濕氣重，不能睡的，我在床上也爲濕氣重，時常關節痛呢！」

一母親聽了也喊起來。

「事沒有找到，疥癬、白蚤什麼却找到了。」他憤憤地說：「明天一切衣服用沸水洗滌後再說吧！」

他苦感到生活的艱難，自己又如船頭上跑馬——有脚無路走。過了幾天，便對一位在廣州的總角好寫信，信寫得很長，報告韶關分手後，幾年來的生活、工作，希望，以及今日的悲涼，希望能代謀職位，至少能借他一點子錢。

十天左右，掛號信收到了，內夾一張十萬元的滙票。他讀着來信：叔堯：

你寫的二千多字的長信收到了，我是個同情心極強的，讀了你淚和血、愛和恨交織的「訴苦書」，內心至為酸痛。想到你十多年前即參加軍旅，為國家直接間接出力，到了勝利反而失業，遭受抗戰以來從未遭受的悲痛，這是出乎我們想像的「勝利災」！

讀來書知弱女無力贖養轉送人家撫育，二兒夭亡，母親抱病，困苦之情，不難想像！

目前廣州謀事，難於登天求上帝，下海求觀音，……我以家貧親老，身無長積，且烟不能不抽，衣不能不洗，電燈水費不能拒繳，房租伙食難止增加，朋情來往不能斷絕，家中仰給又切，現在還在機關工作，而生活較諸戰前至多等於工友，將來真不堪設想。

我們不是不知長進，所以不能及人的地方，既為學做事之日，即為學負担家庭之時。幸我的家庭深植在農村，不移不易，雖亦貧困，尚不致枯萎、腐朽；而你從祖父到你，把家築在浮舟之上，風清日期時快樂較多，在風狂雨暴中顛簸亦大，受苦亦更多！

復員軍官轉業受訓，省方正接受辦理！你可報名應訓。……他讀完來信，抽出筆來把「勝利災」三個字圈了又圈，到眼睛給淚水模糊了視線之後。

幾天後，他收到了款子，便檢同一切證件，到樂昌第X軍官總隊去辦手續，可是，在上面審查的結果，年齡和官階限制，他不能算是優秀的軍官，拒絕轉業受訓，只好被退還辦理退職。

「算了，就算我是無用的老骨頭吧！」

辦妥了退職的一切手續，還上下了幾次，懇託了不少人情，直到今年二月以後，謝謝天，才領到了一百餘拾多萬退職金。物價較諸遣散時早已漲了七八倍，所得退職金以幣值而論，還不及去年的三十萬。

他失了在外頭等機會的雄心，也去了做生意謀利的信念，只打算把家小送回原鄉，重開封鎖了幾個年頭的廚房，洗滌傢具，拂拭爐灶，檢理犁耙，重事耕種，自己如有可能，便找份小學教員來做，總之以免將來客死他鄉，葬身無地。

第三部曲 失魂

唐叔堯的家是在韓江上游，大埔縣境內的一個鄉下。

起初他準備乘車從韶興公路回去，把家庭的基礎弄穩定一點。——不要把家再放在舟中。

可是，途中險險的消息無人不知，就是近年來，沿途土匪猖獗，許多車輛都遭劫掠，好多好多的旅客，被洗劫一空，而且還將身份上的衣服剝得乾乾淨淨。現在，車輛都不敢行駛，前幾天一輛空車，只載幾位旅客，開到連平山上就做了貢品。

「我們的運氣不紅，不要將鷄毛去試火！」他的母親警惕地說：「真的，我們的身家性命，財產都在這兒，還是找安全一點的遠途走吧！」妻也憂容滿臉建議：

「那麼，就趁車到廣州，由汕頭那邊回去好了！」他這樣決定。

「我們不想穿綢緞，看一看綢緞總是要的！」

「聽說現在什麼都用玻璃，皮鞋也有用玻璃做的，到底怎樣穿法，為什麼不會跌碎？也要知道一下呀！」妻接着母親的話尾好奇地說。

「兩條路綫的旅費我也打過算盤，由東江回去也省不了多少。七八年前離開了廣州，現在也不知道什麼光景了，在大後方的鄉下住了幾年，我也是十足的大鄉里了！」

「阿雄還是廣州生的，那時住在觀音山下，木棉花盛開時產生的，你說木棉樹叫做英雄樹，所以你便取他的名字叫阿雄！」妻指着大兒，回憶着當年的美夢般微笑着。

「那時在鄉軍校做中尉書記，受訓的學員發八折國難薪，而且還是毫洋；而我却發大洋，一元找換一、四四元，五十塊錢，除了吃住乘車，看戲，家用以外，還有錢剩呢！」差不多忘記了唐叔堯一年多的歡愉，這時像回頭浪子般回到了他的心上來。

「我也要再遊一回廣州，死才瞑目！」

「到了廣州時，如果有空，要到以前的故居去看看情形。」妻還沒有說完，唐叔堯已開始說出了新希望。

「……現在，以前的親友，上司，都回到廣州，況且×××又是我們大埔人做的。聽說有些學生也在省府各廳處辦事，自己親自去找他們，不想什麼科長、股長；科員、錄事、辦事員或許總可以找得到吧……」

就這樣決定取道先到廣州，再作道理。

當離韶那一天，在車上就傳來了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上海的金融發生大波動，廣州也跟着瘋狂起來，聽說港紙一天中從一、二五〇，漲至二、四五〇元，黃金也由每兩三十多萬漲上六七十萬，從登車的時間起，全車的乘客都說這件大事，到了某一站，又有新鮮的驚人聽聞的消息添漲來，而且處處可證明，這消息決不是謠言。

到達了廣州，正是金融變動最激盪的一天。

整個廣州市裡各界的人們，都像是在熱鍋中的螞蟻，惶惶不可終日；彷彿偌大的中國，偌大的廣州，就要墮沉似的。

旅館的房租，入店明明聽見新價，轉個身又新貼了一張，比剛才所見的增加了幾乎一倍。食館呢？同一家館子，同樣早上的菜飯，下午一頓就超過了早上一倍以上的價錢。

其他的，除非不動用。觸及了它，莫不要叫你搖頭咋舌……唐叔堯打算全程的旅費，只兩天工夫，幾乎用去了三分之一以上。

他去找到了二三位朋友和昔日的上司，大家都人人自危，那裡有閒心談別人的事，替他找工作那更不用說了。而且他聽到復員轉業軍官的出路，階級對比，在在都成問題，所以，他亦識趣的不向朋友們提起，只暗自嘆息：

「糟糕，糟糕，什麼事都越弄越糟糕，勝利，勝利，糟，糟，糟！……」
故居沒有心滑去探訪，百貨公司又那裡有興緻帶家人進去遊覽？當

全市的長途汽車因收入不夠支付燃料費停駛的那天，他付出差不多等於粵漢車韶穗段的車資去坐人力車。

香港不敢逗留，幸巧有船，即刻轉船回汕。

到了汕頭，混亂瘋狂的情形，和廣州差不多，他力避這風浪的襲擊，當即離開了鮑市。像有什麼重要任務要趕辦似的，到了潮安；馬上又趕到竹木門外火船碼頭，很湊巧，還有一艘正要開出。

唐叔堯全家登了輪，船頭朝北方逆溯，衝開浪花堆的時候，他清查腰袋裏的鈔票，僅有三十多萬的數目了。

「一路真是像瀉洩的病人找上毛廁，又急又瀉得厲害！」

「這次病症我看還甚於千萬倍鼠疫，火車、輪船、海洋上也躲避不了，我們多停兩天，全家老小也將有家歸不得！」

「唉！唉！」他的母親有氣無力的說：「我們不遭土匪打劫，倒也等於遇見了無形的流寇，沿途剝削，幾乎搜刮一空！」

輪船上過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到了原鄉的碼頭。幾根行李屜脚扶挑回離開了十四年的鄉村，見到的村中父老兄弟，都熱熱的向他恭祝。

他的母親和妻子是四年前因糧荒嚴重才離開了家的，碰見了成長的孩子們，或新娶的婦女，都替他一一介紹。太陽下山時分到了家。

「到了，可以安安定定休息幾天了！」唐叔堯吹出一口大氣這樣想。母親和妻子開了廚房、臥房的門，一股股很濃重的潮濕氣味，霉敗的氣息直衝鼻觀。

鍋子已生滿黃鏽，到處掛滿着蛛網，房子裏的木器、竹器、以及牀板、厨櫃、都早已給白蟻蛀蝕一空，有些還像個樣，可是裏面亦已蛀空無用，連在天花板上秘密藏着的舊衣服、棉胎、襪子、也只剩下泥一堆，有的連泥也見不到……

唐叔堯心裏彷彿被這進墳墓時的心情，想到十多年來，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得到的就是一場二場的悲慘！

他聽見這情形，在低矮的屋簷下，望着暮天喃喃自語。

「勝利、勝利、慘、慘、慘！勝利、勝利、災、災、災！……」
說完頹然坐在竹椅上，因椅子腐朽脚爛，一交仰跌在地上，好久爬不起來。
卅六年九月十二日脫稿

秋
天夢
君

「刺！刺！刺！」

我放下了手裏的書，從床上坐了起來：

「進來。」

進來的是傭人，他拿給我一封信，我一看是本市寄來的，似乎是老姚的筆跡，然而老姚怎麼會在上海呢？

我拆開信，信上很潦草的短短的幾句話：

「老李：

我到上海三天了，也生了三天的病，我希望你立即來看我。地址是火車站右面的中華旅社三十二號。 沛」

果然是老姚，我奇怪他到上海來竟沒有告訴我。半月前我接到他從貴陽來信，只約畧的提起想到上海來，此後沒有接到他的信，想不到他已經到了，而且到了三天。

看看手上的錶已經八點多了，我決定去找他。

街上梧桐的葉子又綠又肥，路燈下更顯得青翠碧綠，月華如水，地下影子如舞。這條街冷清清的行人不多，我踏着葉影走着，清楚的聽着自己的步履。

中華旅社到了，我叫茶房陪我到三十二號，推門進去，老姚正躺在床上。

一年不見了，老姚沒有改變，瘦削的臉上

顯出蒼白色的病容，他連忙坐了起來，請我坐。

我很高興，坐下後對他說：

「老姚，日子真快，貴陽分手後，一下子就是一年。你這次到上海來有什麼事？怎樣又病了？」

他無力地搖搖頭，又抬起眼，望着我：

「我沒有告訴你嗎？」

「沒有。」

他在枕頭下找了一會，找出一張紙來，原來是一張信箋，很精緻的，可是已經皺了，似乎已經看過不少的次數。字跡很秀娟。

「海沛：

再十天我們就要放假了，我想你們校裏也快放假了吧。

暑假中我想請你到上海來玩。分別一年了，不知道我們改變了沒有？我希望我們能再見一次，只是路太遠，不知道你肯不肯來？」

可能的話，我希望你到上海來讀書。上海學校很多，以你的天才，沒有不取的道理。

再幾天就要大考了，我不能多寫，希望你儘能早早動身。

珊 六月廿三日

「哦，小珊在上海？什麼時候來的？」
「新年來的。」老姚說：「爲了她父親工

作的關係，他們全家搬到上海來了。」

「那末你這次來就是爲了她？」

「是的。」他點點頭。

「那末你見到她沒有？」

他苦笑着搖搖頭：「沒有。」

「沒有？」我不禁詫異了。「爲什麼沒有？你沒有找她嗎？找不着她嗎？還是她離開了上海？」

「不！」

「不？」我望着他。

他頹然的低下頭去：「死了。」

「死了？」我幾乎叫了起來，「她死了？」

「是的。」他說：「但是，老李，你不要再同我談起她，我難過極了。」

我點點頭，默默的坐在床邊。

這事太奇怪了，太突兀了，好好的怎麼會死呢？到底是怎樣死呢？他又不肯說。可憐的老姚，我知道他所受的打擊太大了，這次的創傷將永遠刻在他的心頭上。

我想安慰他，但是又想不出話來。

月光如水般的流入，白色的牆壁染成了銀色，這銀色房間的憂鬱啊！

時間不早了，我站起來向他告辭，但是他挽留了我，叫我今晚睡在這裡。

我打了電話給母親，告訴她今晚不回來

二

第二天七點鐘起來，我叫他多睡一會，他搖搖頭。

吃過早飯後，他問我說：「老李，陪我到墳上去。」

「在那裏？」我問：「你不會果吧？」

「在萬國公墓。」

我叫了一輛三輪車，車上我問起他怎麼知道她死了，又怎麼知道她的墳在萬國公墓。

「一到上海我就立刻去找她。」他說：「我到她家後，我推門進去，她的母親正病着。你知道在貴陽時我到過她家裏，所以她母親認識我。當我問起她時，她母親哭了；我心裏起了疑懼，我意識到她一定遭遇了什麼事，我害怕地注視着她母親，我害怕從她口中會說出她女兒不詳的消息；可是她母親終於告訴我她死了，她是坐在三輪車上被軍車撞傷的，但過了一夜她就死了，老李，當時我心情的劇烈的變化是無以形容的，我的心絞着似的痛楚，腦子空虛的，茫然的，我迷茫地聽着她母親對我哭訴着她的悲痛，我記不起怎樣向她母親告別。當我坐着車子回到旅館後，我倒在床上哭了。此後我就病了。我想到你，但是我懶得寫信，一直到第三天我才短短的寫了幾句給你。啊！老李，這三天我過的簡直不是人的生活，等你來後，才稍稍恢復些精神，所以今天我急於要去見她的墓。啊！老李，四年了，現在想來這四年如夢一樣，太可怕了……」

我緘默着靜靜的聽着，不說一句話。我知道他心中充滿着悲痛哀愁，惟有這滔滔的傾訴才能發散他的悲痛。

他似乎累了，不再說下去。看看他頹然的蒼白色的病容，心裏泛起了淒然的同情。

萬國公墓終於到了。

青草上亮着一顆顆的露珠，墓道已經濕了。老姚低着頭，在洋槐下走着，我悄悄的跟在後面。

在小徑轉彎的地方，我們找到了一座小小的新墳，前面有一塊木牌寫着她的名字，墳上插着一個小小的十字架。

這就是她的墳了，這麼小小的一堆黃土，就是她靈魂安息的地方嗎？我想起她的生前，但如今她已經在地下長臥。此後世界上將永無這一份活潑，這一份可愛，與這一份美麗的百合花初放的微笑。

抬起頭，我看看老姚，他痛苦地却默默地站着，臉上掛着幾顆眼淚。

「小珊，小珊……你……」他哭了。

我覺得我眼睛熱辣的，眼眶有些濕了，我連忙把頭掉過去。

老姚盡情地哭着，我沒有勸他。我想不如讓他哭個痛快，哭出他心中所有的悲痛。

慢慢地他止了淚，我把他扶了起來，說：「老姚，我們走吧。」

他點點頭，用手帕揩着淚，低着頭出來。走到外面，老姚似乎累了，臉色更加蒼白，軟弱地支持不住身體。我扶了他，請他到我家裏去住，他點點頭。我便叫了車子，送他到家裏，把他扶到我床上下。然後，再到中華旅社替他結了賬，帶了他的東西回。

中午，他不想吃什麼只想睡是躺在床上休息，我陪着他坐在床邊。

「老李。」他說：「我心中只覺得紊亂，難過，一刻也不能安寧。」

「別去想她了。」我勸慰着。

「下次你再陪我到萬國公墓去幾次吧。」

「好的，不過要等你病好了以後。」

提起萬國公墓，我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把她的墓在萬國公墓呢？」我問他。

「這不過是暫時的。」他說：「她母親說他們不久要回廣州去了；他的父親很傷心，不願意再在上海住下去。他們回去時仍舊要把她帶回去的。」

說到這裏，他似乎有無限的感觸：「老李，我真料不到她會死得這樣的突然。一月前她還叫我到上海來，現在我來了，她呢？她却埋在黃土下了。」

「小珊的確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我說：「誰能料到她死得這麼早呢？不過，老姚，生離死別雖是一生最悲痛的事，但也是免不了的事。你還是想開一點吧。」

他好像沒有聽到似的，兩手蒙着臉，喃喃地說：

「四年了，這四年給我的是什麼呢？只是悲痛的回憶！」

「四年？你什麼時候開始與小珊通信呢？」他放下了手，抬起頭看着我：

「什麼時候？你不知道嗎？是的，這件事除了老劉知道，我一直沒有告訴過誰。現在沒有事，你既然不知道，讓我自己始終告訴你吧。」

「不會累嗎？」

「不會。」他搖搖頭：「我的心亂得很，這或許還能減輕我的難過。」

三

他靜靜的躺著，閉著眼，似乎在回憶，然後睜開眼，話便開始了：

「老李，你總不會忘記貴陽馬鞍山上的X中吧。你知道我進X中比你早半年，她進我們班上又比你遲一學期，說也奇怪，她進來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她了。的確，你也知道，她是一個美麗而可愛的女孩子，水汪汪的眼睛，一頭秀髮，完全是一個活潑的典型南國姑娘。上課時我常常注意她，日子多了，於是一般小鬼便映映眼：

「哈囉，老姚，怎麼又Pee起來了！」我紅了臉，看見幾雙眼睛含着深長的意味望著我，我便故意轉過頭去，但是下次我仍舊常常的看她。

X中校規的嚴厲，我想你也知道，校中常常爲了類似這種情形而開除同學。所以我只能在上課時偷看她而已，不敢再作進一步的行動。

她進來時我們是二年級。當下學期時我與歷史老師爲了一件小事吵了一架：你也知道我完全是冤枉的，他一定說是我搗他的蛋，結果那學期我歷史分數是零分，學校叫我滾蛋了。

我氣得很，但是沒有辦法，結果我考進了X大的附中。附中離貴陽有二百多里，我在那裏讀了半年，這半年可把我苦死了。附中同學全沒有X中同學的熱情流露，我寂寞的讀了半年，這半年只能說是混過去。我天天想到你們

，又想到她，然而我沒有辦法回X中來。

半年剛過去，黔南事變生了，我乘車回到貴陽來。這時貴陽已經入於風聲鶴唳的緊張狀態了，各機關準備着疏散，X中也遷到重慶去。我在車上正遇到了你們，你們背着行李徒步的走着，我想招呼，可是車一下就過去了。我不禁流淚了，想不到我又不能與你們見面。

幸而不久敵人退却了，X中在途中仍回到貴陽來。我請一位老師向校長去說情，結果我又進入了X中，這時我心中的高興真是無法形容。

一進校，我就找到你們，我也看到她。她似乎對我有點驚奇，我很高興她注意到我，但是她立刻把頭轉過去了。

日子真快，一下子又是半年。說來好笑，老李，我對她一點也沒有表示，不知道爲什麼，我却不敢。

於是我們初中畢業了，這時也正傳來了抗戰勝利的消息。

四

他似乎有些累，閉着眼睛休息了一會，又喝了一口開水，我替他墊高了枕頭。

他又繼續說了下去：

初中畢業了，暑假中我沒有事做，除了吃飯睡覺外，便常常到圖書館，或者同學的家裡去。這時我幾天不見她，心裏很難過，我決定寫信給她。我聽別人說過，許多人寫信給她，都遭她拒絕了。所以我知道我的希望很渺茫，於是我想等一等機會。

有一天，老楊病了，我同老劉陪他到中央醫院去。想不到在醫院遇到了她。

她穿着一件雪白的襯衫，黑的裙子，風一吹，裙子微微的飄着。她理一下界界被風吹亂了的頭髮。大概是天熱吧，臉兒更透出玫瑰似的顏色。兩只水汪汪的眼睛無意中向我一轉，正遇着了我的視線。

沒有招呼，然而她很大方的一笑，像百合花的初放，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笑。

回家後，我決定寫信給她，晚上我整整的想了一夜，第二天寫了一個上午，在午飯前我把它寄出去。

此後我就天天的等郵差來，一天，二天，日子過的似乎特別慢，她的回信始終沒有來，我開始感到失望了。我想再寫信給她，但是想不再等幾天，果然她的信終於嫻嫻地來了。雖然短短的幾句淡淡的話，但我已經高興極了，我想不到她真的會回我的信。我想起了以前被她拒絕的人，我並不比他有什麼更多的長處！這是最好的機會了，我趕忙又寫了一封信給她。她也回信了，不過很遲，一直到開學才收到。當我辦入學手續時，我把這消息告訴老劉，他立刻跳了起來，一下把我抓住：

「老姚，請客啦！」他把我拖到「泔水樓」去了。

日子多了，我們的感情慢慢地加深了；但是爲了不給校長知道，在校裏我們裝出不認識的樣子。

此後，我常常到她家裏去找她，白天有課，所以時間多在晚上；有時我一人去，但多半

是老劉陪我去。她很大方的接待我們，一直到月亮很高了，我們才踏月回來。

有一天，也是我們約定到她家去的一天，晚飯後老劉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急得要命，可是始終找不到他的影子；本來我想一個人去，可是我約定了他，不得不等他。一直到月亮上了山崗，他才匆匆的趕來，我氣得罵了他，他連連的道歉，我也無暇再說話，拉着他就走。

那夜月亮很圓，流水般的瀉在我們的身上，路旁的樹影零亂地舞着。

到她家時已經十點多了，大門緊閉，她早已入了夢鄉。

四野沈寂，沒有青蛙的叫聲，甯明河在月光下泛起的金波。

我望着老劉，老劉也望着我。

「輕輕的喊她吧。」老劉說。

「喊她？把她父親喊醒了怎麼辦？半夜三更來叫他的女兒？」

「那末怎麼辦呢？」

「我知道怎麼辦！」

遠遠有個警察在徘徊，我們終於決定走了。

夜深如水，月光縮短了我們的影子，我不禁恨地恨說：

「都是你——倒霉，今夜又要爬窗子了。」

五

母親端上一碗粥來，他道了謝，母親出去後，他喝了幾口，對我搖搖頭，無可奈何的一

笑。

「實在吃不下。」

我替他把粥放在桌上，他用手巾抹了嘴，仍舊繼續說下去：

半年很快的過去了，我從沒有感覺到這麼快的日子。幸而半月的寒假玩得很快樂。老李你也該記得吧，你的家遷到西江去了，你破題兒的第一次在學校裡度過了寒假。我雖有家在貴陽，但却喜歡住在被裏，與你，老劉，老華，還有老王一起的玩：喝酒，打牌，坐茶館。這半月的寒假的確玩得痛快，但也太荒唐。

當第二學期開學時，勝利也已半年了，許多同學打算返鄉。這學期也是最後的一學期了，X中也就準備結束。外鄉的同學發了遣散費，人心散漫，這學期簡直沒有讀什麼書。

就是這樣，許多同學都陸續的回去了，大家都很難過，二四年的老同學一個個的星散了。從此馬鞍山冷落了，風蕭蕭地吹起了我們的離愁。

老李，這時我天天担憂着她走，然而事實擺在眼前，她的確要走了。

老李，那時我心中實在紊亂得不堪設想，我難過，晚上失眠。她叫我到她家去一次，我說些什麼呢？我請她不要走，但是她全家要回去了，留她一個人在這裏嗎？我知道留不住她。她安慰我，勸我不要難過。最後我向她要照片，但是她要我先給她，於是當天就去拍了六寸的快照。

那天我沒有回校，晚上睡在家裏，翻來覆去的睡不着；我清楚的聽着壁上的鐘聲，一直

到二點鐘才迷糊地睡去。

第二天我發熱了，躺在床上沒有起來，幸而下午好了。傍晚我起了身，倚着窗子，凝視着遠山。

太陽快下山了，山崗及樹梢染上了血般的顏色，暮鴉浴着落日的餘暉，來回盤旋，屋瓦上飄起了身長的炊烟。

鄰家傳來了嗚咽的胡琴聲。我低低的哼着維拉夜歌，我想把胸中鬱積着的愁思借歌聲傾吐出來。當我唱到：

「我憑欄坐，

望銀河，空蹉跎，

往事倍傷愁！」

我覺得我的眼眶含滿了眼淚，我仍舊唱了下去：

「一別經年，

何日能重相見？

再相見時——

你心跡可如昔……？」

老李，我那時竟忍不住伏在桌上哭了。

六

痛苦的回憶仍舊予老姚無限的痛苦，他紅了眼，嘆了一口氣。

靜默了一會，仍舊接下去說着。

分別的日子到了，她動身的那天，我去送她。

天還很早。灰色的雲，灰色的房子，街上冷清的只有一二個人，我聽着自己的脚步声走着。

走到車站，她已經在了。幾位女同學大概是送行吧，正同她切切的談着。她的父親、母親和弟弟坐在候車室的椅子上。

她看到我來了，對我點點頭。

「買好票嗎？」我問。

「買好了。」

本來有許多話想問她說，可是一時又不知從何說起，幾位女同學在旁邊，反而使我催促起來。

她們切切的談着話，我只默默的站在旁邊。

一會，她們出去了，我才同她談了幾句話。

她們又進來了。這時車子也快開了，乘客都紛紛的上車，她也上去，坐在靠窗子的位上。

我看着她，說不出話來。當車子慢慢蠕動時，她突然的伸出了手，我連忙緊緊的握住。

車終於走了。

我似乎見到她猶殷殷的對我揮着手，一陣風揚起了灰沙，車子沒入塵霧中了。

回到家裏，我倒在床上哭了。

她走後不久，學校提早結束了。你們都準備回去，老王、老劉、老華都先後走了。分別的前一晚，我們買了酒、茶，作最後一次的聚餐，大家碰着杯，祝路上平安，一口氣喝了下去，然後再去看電影，看戲。我們都想用酒，戲來麻醉自己，以減輕離別的情緒。

只有你，陪着我住了一個星期，這一月我們都盡快地玩着。自從她走後我感到難過，老劉

他們走後我感到寂寞；你雖不能解除我的難過，但掃除了我的寂寞。可是一月後，你終於乘着車子走了，此後我永遠活在難過與寂寞中。

在你走前，她來了好幾封信；第一封是梧州寄出的，第二封已經到家了。你去後不久，她來信說是已經考入了女中。

不久我的家也要遷回南京去了，母親叫我一同回去，我不願意，貴陽對我有無限的留戀。

於是我考進了貴州中學。

此後我們一直通着信，她常常介紹廣州與香港的風景，告訴她的近況，並且問起貴陽冷落了沒有。

當貴陽開始飄雪時，她來了一封信，她說寒假快到了，爲了她父親的工作，寒假中他們全家要到上海去。

到了上海後，她來了信，並且告訴我她又考入了學校，對於新的環境她很感到興趣，所以她過的一直是快樂的生活。

快放暑假時她來信請我到上海來，這封信你已經看過了。老李，我怎麼會料到事情變化得這麼快呢？這對我的打擊實在太大了。

以後的事你也知道，我也不必再說下去。

七

暮色蒼茫中，老姚結束了他的話。

他嘆了一口氣，似乎想嘆出他所有的鬱悶。

他閉着眼靠在枕頭上，一會又張開了眼，對我說。

「老李，現在想來這四年的生活像夢一樣；我好像做了四年的夢，現在夢醒了，却餘下空虛與悲哀！」

「人生本來就是一場夢，一場大夢。」我說：「由許多小夢織成這場大夢，你這四年的生活就是一場小夢。」

「小夢……？」他喃喃地說。

「是的。」我說：「每一個小夢的後面緊接着另一個小夢，每一個小夢就是你生命的片斷。」

他沒有說話，似乎微微的點點頭。

「我希望你未來的夢，是一個幸福的夢。」我笑着說。

他淒然的一笑，無力地搖了搖頭。

八

大概是累了，第二天老姚發燒了，他無力地呻吟。我守在他的床邊，等他比較清醒時，就同他談幾句，解他的悶。

幸而他的病慢慢地好了，熱也退了。大概是那天的長談傾吐了他的悲痛，他的臉容也比較平靜了。

當他掙扎着能夠起床時，他又要我陪他到萬國公墓去，我知道他的性情，沒有勸他，陪他坐着車子去。路上他向花舖買了三束花，二束白的，一束紫的。

坟上已經抽出二三顆小草的嫩芽，老姚把花放在坟前，低着頭默默的站着，他雖然比上一次已經能夠抑制情感，但看到他那紅紅的含着淚水的眼睛，我總覺得非帶難過。

幾天後，老姚病好了，我陪着他到街上，到公園，到電影院各處去玩，想暫時麻醉他心頭的創痛，但是他鬱鬱終日，難得到露出笑容來。

九

立秋過了，連日風雨，平添了不少秋意。就在這秋風秋雨，他決定回去。

「不多住幾天嗎？」我問他。

「不，多住一天，多使我痛苦一天，上海我再也住不下去了。」

「那末你決定回貴陽？」

「是的。」

「爲什麼不回南京呢？」

「爲什麼要回南京呢？」

「南京不是有你的家嗎？」

「家？家有什麼可以留戀。在我，只有貴陽是永遠值得留戀的地方。」

「爲什麼？不是爲她的緣故？」

「或許是的，不過不要再提起這問題了。我決定明天走，今天是最後一天了，我要再去見她一次，這也是最後一次了，老李，陪我再走一遭吧。」

門外下着雨，他叫了二輛車子。

雨簫簫的落着，街上行人意外的稀少，一片梧桐葉子落了下來，也帶下來秋意。

車子到了，望着車外的雨，我懊悔沒有帶把傘來，但老姚毫不遲疑的走了下去，我也只好跟着下去。

雨落在老姚的頭上，雨珠從他髮上掛了下來，他似乎沒有知覺，只是默默的站在墳前，他慢慢地回過頭來，對我說。

「老李，花忘記買了。」

「只要你心是虔誠的。」我說「沒有花也沒有關係。」

雨慢慢大了，我只好站到路旁的洋槐樹下，他仍舊不動的站着。

雨濕透了他的衣服，我也感到寒氣襲人。

「回去吧。」我拉着他。

他慢慢地回過身來，突然又轉了過去，悽然的說。

「我去了，小珊。」他哭了。

十

下了一夜的雨，天亮時仍舊沒有斷。老姚推開了窗子，一陣風吹進了幾滴雨，他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

「唔，的確是秋天了。」

看看窗外滴滴搭搭的秋雨，我說：

「老姚，今天怎麼走呢？不如等天晴再走吧。」

他搖搖頭。

我叫了車子，一直拉到火車站去。

天色還很早，街上冷清清的，雨落到地上，閃閃地濺着銀光。一夜的雨，路旁有幾片梧桐殘葉可憐地躺着。

「這麼禁不起風雨的打擊嗎？」我感慨了。

雖是雨天，火車站上仍舊十分擁擠。老姚排了隊，我在車站附近買了些零食，當作我們的早點。

買了票，我們跟着別人進去。老姚坐在靠窗子的座位，我就站在月台上。

「回去吧，下雨呢。」他說。

「沒有關係。」

抬起頭看看這牛毛似的細雨，我想起「秋風愁煞人。」的詩句。

「日子過得真快。」他說：「我來的時候正是夏天，想不到才住幾天便是秋天了。我最恨是秋天，一天到晚不斷的下着雨。」

「這就是所謂秋天。」我說：「秋天本來就是多愁多病的季節。」

他沒有說話。

「嗚嗚……。」大車叫了。

「到貴陽後來封信吧。」我說。

「好的。」

「不要懶性發作，不來信了。」

「靠不住。」

我只好無可奈何的笑了。除了寫情書，這傢伙是懶得動筆的。

車將要開了。

「回去後代我向伯母道謝吧。」他說：「這幾天麻煩她了。」

「好的。」

車緩緩的動了，他伸出了手，我們緊緊的握着。

車慢慢地遠去，最後消失在濛濛的烟雨中。一陣風夾着細雨迎面撲來，我感覺到有點冷。

「唔，的確是秋天了。」

雨落在老姚的頭上，雨珠從他髮上掛了下來，他似乎沒有知覺，只是默默的站在墳前，他慢慢地回過頭來，對我說。

「老李，花忘記買了。」

「只要你心是虔誠的。」我說「沒有花也沒有關係。」

雨慢慢大了，我只好站到路旁的洋槐樹下，他仍舊不動的站着。

雨濕透了他的衣服，我也感到寒氣襲人。

「回去吧。」我拉着他。

他慢慢地回過身來，突然又轉了過去，悽然的說。

「我去了，小珊。」他哭了。

八月十一日杭州

吳經理的成功

雪倫

夢幻一般的燈光，使人心神飄蕩的爵士音樂，輕快的舞步，柔軟而纖細的腰肢，豐滿的胸脯，旋轉時緊貼着她的快感，清澈而微笑的眼睛，從髮叢中噴出來的陣陣的香氣……這一切還不斷地在吳經理的腦子裡打轉，使他沉醉着，沉醉着……

天藍色的流綫型小摩托，風一樣的在漸漸沉靜下來的馬路上疾馳着。轉了幾個彎，突然噔的一聲停下來了。前面是一座三層的新建洋樓，鐵門緊緊地閉着。汽笛叫了三聲，一息間，門開了，吳經理好像從美夢中醒來似的，打了一個呵欠，懶洋洋地從汽車裡出來，走進洋樓裏。接着，鐵門又緊緊地閉上。送他回來的汽車，又風一般地走了。

「嘻嘻……怎麼回來這樣遲？」李小梅像活潑的燕子一般地，從房裏飛出來接他。她是吳經理的第四位愛妾。

「和幾個朋友在瓊宮宴會，所以回來遲一點。」吳經理不敢說出去跳舞來，因為他知道小梅是最憤憤的。

「我不信，我不信！到月嬋那個騙貨那裏去來吧？」月嬋是吳經理的第三位妾氏。

「誰騙你呢？小寶貝！我已經半個月沒有到過龍珠里了。」吳經理說着便在沙發上坐下來。

「那麼，一定去跳舞來；又不知勾搭上那個狐狸精了？」李小梅故作嬌嗔地說。

「跳舞還不同你去嗎？有了你，我還愛誰呢？來，小梅，坐下來談談。」吳經理把她拉到身邊坐下，小梅像馴伏的羔羊似地緊貼着他，利刃般的眼睛，輕輕地向他一割，吳經理情不自禁地把她緊抱着，在她鮮紅的嘴唇上，深深地吻了一下。

「嘿！我這個手錶太舊了。」懷是吳經理的名字。

「是嗎？明天我和你到公司裏去取一個美國新到的吧。」
你看，我這對絲絲的顏色也不好！」小梅說着，便把腳伸出來，

露出—雙還是全新的肉色的絲絲。

「顏色不好嗎？小寶貝，公司裏到了一大批美國玻璃絲絲，明天我和你去揀幾雙吧。」

「聽說還有玻璃皮包，玻璃皮鞋，玻璃游泳衣……呀，還有玻璃什麼？……」

「名目多得，玻璃雨傘，玻璃雨衣，玻璃錶帶，玻璃，玻璃，什麼都有，明天你自己看見中意的就揀來用吧。」

「嘿……」小梅嬌柔地倒在吳經理的懷裏，嫩筒般的手指，輕輕地玩弄着他的領帶。

「十二點鐘了，梅，睡覺吧！」

「你不吃點東西嗎？」

「那麼，弄點牛奶來喝吧。」
喝過了牛奶，兩個人便走進房裏睡覺去了。廳裏只剩下寂寞的電燈，沙發，酸枝椅，啞了的收音機，和幾朵在花瓶裏打盹的深紅色的芍藥。

第二天，吳經理帶着小梅，又坐上了那輛天藍色的流綫型小摩托。車在廣利實業公用的門口停了下來，這是一家官商合營的規模宏偉的公司。但雖然說是實業公司，賣的却全是外國貨，尤其是美國的玻璃什麼，大概要佔貨物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也曾經有人問過吳經理，為什麼打着實業公司的招牌，却完全替外國人推銷過剩的出產品，來打擊本國的實業？吳經理很坦白的回答，那是為了賣外國貨容易賺錢，目前要在中國辦實業，却難免虧本。至於招牌，那不過是求其堂皇，名義上好聽罷了。然而還有一點，吳經理是不敢說出來的，就是那些美國貨，都是利用特殊的勢力，走私運入來的，因為不需要納稅，所以就更好賺錢了。做生意只講利潤，管什麼國家民族呢！

走進「公司裏面，真是玲瓏滿口，美不勝「看」，李小梅面直有點眼花撩亂。樣樣東西都是這麼好看，這麼富於引誘性，反而使她不知先要那一件好。

「你要些什麼東西呢？小寶貝！」吳經理輕輕地拍着小梅的肩膀問。

「我覺得樣樣東西都好！」

「你中意的即管說，我叫他們取給你！」

「嘻嘻……」小梅心花怒放地笑着。

經過了一番選擇，小梅要了一大批東西，把摩托車的後半部裝得滿滿的，這才歡天喜地的回去了。許多在那裡購買東西的太太小姐們，都以不勝羨慕的眼光望着她，雖然她們也很闊綽，幾萬塊錢買一雙鞋，幾十萬元買一隻錶，面上毫無吝色。但所買的東西，和小梅的比較起來，就不免「相形見拙」，使她們覺得自己其實並不算有錢。然而，當她們走在街上的時候，却也有不少羨慕的眼睛望着她們，覺得她們是這樣幸福。小梅走了後，吳經理便走上了二樓的經理室。在辦公枱上，正有一封電報等候着他。電報是香港來的，內容說：第十八批的美國貨，已經到了香港，請他馬上派船來接運。吳經理看過了電報，便打一個電話到X X部找吳科長。

壇 文

「喂喂！吳科長嗎……我是吳傑……有空沒有……請你到瓊宮二樓飲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唔唔……馬上就來。」把電話掛斷，吳經理發了那封電報，匆匆的走下樓來。這時，那輛天藍色的流綫型小摩托，剛好回來了。他囑咐了襄理陳公甫幾句話後，便坐上汽車，風一般地向瓊宮酒家駛去。

在二樓找了一個房間坐下，接着便有幾個年輕的侍女進來，大家圍着他叫「契爺」，嘻嘻哈哈的鬧着。不久，吳科長來了，沉重的馬靴，踏在樓板上，發出有規律的刺耳的聲音，感覺敏銳的吳經理，一聽便聽出來了，於是便走出門口招呼他：

「洪哥，這裏！」洪是吳科長的名字。

「哦！你先到？」吳科長的聲音，有點嘶啞，據他說是因為天天要講三三六話，講壞了的。他的肥碩的身體，一擠入那狹小的房間，房裏

又起了一陣熱鬧的聲音：「契爺！契爺！」侍女們像小鳥兒一般地圍住了他，和他調笑着。

吳經理叫了幾件精緻的點心，又叫了一碟燒鵝，一碟炒麵，和一支白蘭地，和吳科長對酌起來。

「傑哥，有什麼事情？」

「第十八批的美國貨已經到了香港，請你派一派船去接運。」吳經理說着，便取那封電報來給他看。

「好的，好的！明天便派人去。現在公司裡的生意怎麼樣？」

「生意不錯，像我們這種不需納稅的貨物，比其他公司的便宜兩成賣出去，利息也比他們厚。」

「唔唔……」

「洪哥！那末，明天便請你派出一條船來，我看實力要比以前雄厚一點，聽說近來海關緝得比較嚴。」

「哈哈！海關，他們敢在大歲頭上動土？」吳科長的面，露出一點不屑的表情。

「老成一點好，聽說最近成立了一個緝私大隊，有七八挺衝鋒機，幾十枝湯姆生，其餘的都是駁殼，總共有三四百人，分駐在沿江各要隘。」吳經理突然放低了聲音接着說：「漢華公司的一百二十箱美國香煙，前天就落了網。那是和巫局長有關係的，交涉了兩天，還沒有什麼結果。」

「傑哥，你放心！我們的地位不同，現在一切都講地位！有地位什麼都行，沒有地位就活該倒霉！一個局長算得什麼，他也敢走一百二十箱的私煙，這還成什麼話？真是太不自量了！譬如說我們的公司來說，如果不是和上面有直接關係，我們敢這樣明目張胆，大量走私嗎？我們現在既然掛着虎頭牌，海關又還敢來和我們作對嗎？」

「不錯，洪哥！你說得對！來，我們乾一杯，慶祝走私勝利！」吳經理興高彩烈的乾了一杯，可是吳科長的酒量不好，便拉拉扯扯的叫一個侍女替他喝了。

從瓊宮酒家回來，吳經理便發了一個電報，說明天便派專船來接運。

一個禮拜之後，那批新的美國貨到了。吳經理爲着適應季節，便在廣利實業公司的門口，搭起了一個點綴得非常華麗的花牌，用彩色的光管砌成五個大字：「春節大廉價」。西裝畢挺的青年，裝束趨時的婦女，不斷地在那裏擠出擠入。看着生意這樣旺盛，吳經理整天微笑着，幾乎合不攏口。

在廣利實業公司的對面，有一家織造廠，却緊緊地閉着大門，門板上貼一張紅紙，那上面寫着八個字：「志圖別業，全盤招頂。」而織造廠的隔壁，是一家國貨聯合推銷場，然而黯淡的電燈，零落的顧客，正象徵着日暮途窮的命運。

「他們都給我打倒了！」當吳經理望見那間織造廠和奄奄一息的國貨推銷場時，心裏不禁發出勝利的呼聲。

天藍色的流線型小摩托，風一般地在馬路上疾馳着。坐在軟綿綿的天鵝絨墊上的吳經理，深深地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幸運的成功者。

「地位，走私，金錢，幸福，人生……」這些字眼，一陣陣浮上了吳經理的腦子裡，顯得這麼美麗，這麼可愛。他也有時想到國家民族等等，良心上也會問過自己：「像我這樣破壞國家的利益，打擊民族工業，賺來的錢，是不是光榮的呢？」但他立刻又想：「管他什麼呢！現在的世界，有錢有地位就光榮，就是幸福者，就是成功者！如果沒有錢沒有地位，即使你怎樣愛國人家也看不起！還是求自己的快樂吧！」

汽車擦的一聲，停下來了。他又回到了他的第四個公館。

「嘿！你今天回來這麼早！」李小梅像活潑的燕子般，從房裏飛出來接他。

「小寶貝，我今天和你去參加一個舞會。」

「親愛的，我高興極了！」

「你把全身用美國貨裝束起來，給我看看！」

「我頂喜歡用美國貨，我頂喜歡美國的裝束！可是，這個地方太不像樣了，馬路破爛，滿街撒播，我想美國一定不會這樣。嘿，你幾時帶我到美國去觀光一下？」

「好的！小寶貝，我想，今年夏天我一定可以同你去。」

「嘻嘻——」小梅心花怒放地笑着。

經過了半小時的打扮，小梅裝飾得好像一個美國姑娘，除了人種上的差別，身上的一切完全美國化了。

「漂亮極了！你這樣打扮，真是漂亮極了！」吳經理讚美着，幾乎想敲起掌來。

「是嗎？嘿……」小梅嬌媚地說。

「小寶貝，這是我的成功，你知道嗎？走私的成功！哈哈，走私的成功！」

「走私的成功，哈哈……」

天藍色的流線型小摩托，在馬路上捲起了一陣沙塵，風一般地向着夜總會駛去了……

(接二十二版)

樣，大眾化的文藝才不是人民大眾鬆筋活骨的誘惑；而是給予剛強的戰鬥氣息而進入第二階段中的提高。

我們要求文藝工作者深入，也要求他提高。(不深入，則不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而求改進；只深入而不提高，人民大眾永遠只有愚昧。到了現在，文藝工作者。不但要求人民要讀要懂；而且，更進而要求他們讀甚麼；懂甚麼？使他們認識他們是人；不是牛馬，不是奴隸。人是有生存的權利和尊嚴的。使他們了解，包圍他們四周的也是人，凡是平等的，凡人應該爲了共同的目的，而攜手奮鬥！使他們了解：羣衆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羣衆能夠生存，才是自己真正的生存！用民主來抵抗殘暴；用科學來抗拒迷信。

時代的文藝工作者，能夠剷除自尊意識的特殊階級的存在；而後深人民衆，指導民衆，教他們愛他們所愛的，而反抗他們應該反抗的，來爲民主自由的理想而奮鬥！先完成人民大眾的啟蒙運動，這樣，文藝工作者，才能成爲時代的人；而文藝，才能成爲時代的文藝！

一七四五、九、八、於平遠碼頭支路口

從「人間」詩歌中看高爾基的生平

周斯奮

壇文

(122)

詩歌是文學的精品。牠的特徵，在能融匯情、音、節、意、象為一體，而以最簡潔、最凝煉的語文，表達最深遠的情景。所以朱光潛先生說：「詩是比別類文學較嚴謹，較純粹，較精緻。」（談讀詩與趣味的培養）葉紹鈞先生也說：「要在文學跟藝術的天地間迴旋，不從詩入手，就是植根不厚。」（我與文學及其他）序）這都是很肯綮的話。我們如把散文比做鐵，詩歌就是鋼；散文是劍，詩歌是劍中的鋒刃；散文是玻璃，詩歌是塗了水銀的鏡子。是故散文雖已挺結實，但詩歌則更加精粹、深邃、含蓄、雋永。描物寫景，散文比詩歌便利；抒情寄意，則詩歌便遠勝散文了。偉大的詩人，在寥寥數語中，有時能纏繞你的心緒千迴萬轉；有時得令你慨慷激昂或氣象萬千。例如：朱熹的「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李白的「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空際流」；王維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那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宗白華的「心中的宇宙，明月鏡中的山河影。」雖短促的語句，而能描述出萬水的情景，深遠的意象，紆徐委婉，曲折往復，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嚴羽）；「滄浪詩話」，正是詩歌的能事。

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又說：「情動乎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就因詩歌所具有的蘊藉性和纏綿委婉性最大，故能利用牠來「歌詠其美，以長其言」（孔安國詩序傳語）。

我國著名小說，如水滸傳、紅樓夢、三國演義等，當描寫一段事情到最精彩時，常加插一首詩或幾句詞，牠為甚麼要這樣呢？也就是因為詩詞有如上所說的性能，可以補充「言之不足」和「嗟嘆之不足」，加深當中的情味，啟人發生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妙境。

高爾基的自傳小說「人間」一書裏面，插有許多詩歌，或是他自己的吟咏，或引誦他人的句子，我們從那些詩歌中，可以加深體味書中的情景，更可以察照高爾基的生平的縮影。

高爾基（Maxim Gorky）乃皮西柯夫（A. M. Peshkov）的筆名。Maxim Gorky（高爾基）這字的涵義是最痛苦的意思。他因父母早喪，從十歲起，他便投身社會，自己謀生，他做過鞋店學徒，繪師徒弟，厨房助手，侍役，傭工，打鐵，販夫，木匠，苦力……等等，他一生中，遭遇過人生最不幸的事，嘗過人間最悲慘最苦楚的生活。他因受苦、悲傷、失望，以至逃跑，甚而會數度意圖自殺，後來他能克服環境，掙扎奮鬥，終能成就他不朽的偉業，為世界大文豪，為千萬人所景仰。我們要研究高爾基當中的全部歷程和思想，當然要從他的三部自傳——我的童年、人間、我的大學——以至他四十年整部著作百餘冊中，去探索，去理解，才能得到最詳盡的答案。「人間」

不過是其中的一部，至「人間」的詩歌，更是部份中的部份。我們研究高爾基的整個人生，在這小部份裡取材自然不夠。可是，我們知道，牠既是高爾基追憶往事，寄託情懷的結晶品，我們覺得已可代表他生平的「剪影」。所以用此去察看他的一生歷程，也無不可。至當中有許多詩歌，照他文中的說法，是假借他人口中念出，或有時引用前人的句子，我們都當作他的心聲，他的共鳴，也無不可。——不，不但可以，而且我覺得要這樣才更正確呢！

天哪，天哪，我再也不能隱忍！
趕快讓我變一個大人！
這麼受罪，是受不下去了，
讓我逃跑吧，縱使我會絞頸！
我要學習什麼也不能學到。
那個鬼頭老太婆馬得里哪，
嘩嘩嘩的跟豺狼樣吼叫，
再活下去也活得沒味了！

——「人間」九七頁。

這首詩最足以代表他當學徒時期的生活與思想。他在鞋店裏做學徒，其實不能學，他常給老闆罵，給沙夏表兄打，給掌櫃們瞧不起；在繪畫師造漆廠處也只能做粗工，不得學習技藝，又時受老闆娘等打罵交加，他受盡屈辱，充滿沈鬱。一個無父無母的零丁孤兒，處在這種悲慘的境遇裏，內心的痛苦，傷悲，真不可以言狀！所以他想逃跑，甚至不欲再活下去！因

爲他看透人生沒味了！這支歌是他對上帝的禱告詞，語調悽愴，使人不忍卒讀！他記述當時的情景說：「這顆小小的心，已經嘗過過多的悲哀，被生活的惡毒和混亂所污了的在這朦朧的夢境之中，被洗滌乾淨了。」（人間第四章）那時的父母已歿，寄養在外祖母家裏，時時跟她往教堂做禮拜，儘管外祖母在誦那些祝頌的禱告，而他却向上帝訴苦，所以他的禮拜生活，正如脫了鞍的馬去野遊郊曠一般，如遊夢境一般，心情得有一種解放，找到休息的處所。

因他的痛苦，他的受辱，內心充滿悲觀失意的情調，所以他特別愛好「佩爾傑的歌」中「老年的乞丐」這首詩，就是這個原故。那詩是：

我是一條毒虫，你討厭我，
你就不客氣地用腳來踐！
多哈也不過是虫多，蹂！
可是爲什麼不告訴我？
爲什麼不給我一條路？
虫多之中也會有蝴蝶！
也有能抱着同胞共死的！
我今已是蒼老的，流浪之身，
我只能懷恨着人類走向墳塋！

——「人間」二二二頁。

他那時的心情，所要訴苦的，正如那老年的乞丐一樣。是以他聽到或念到這歌時，像「身上滾了一盆冷水」一般，刺心的痛苦，幾乎把他「弄瘋了」。他的身世遭遇，也可以老年的乞丐作一對照；他名義是當「學」徒，但事

實不准「學習」，且給老高懸們「討厭」，虐待，或罵或打，「流浪之身」，無法反抗，只有懷恨！只有憤慨！這種受人凌辱的情景，已達到極點了！這種人生在他人是不能忍受下去的，他仍咬緊牙根來吃苦忍受，他追述這時期的生活：「爲了糊口，就不得不低聲下氣，過着跟叫化兒一般悲慘的生活；跟做夢一般，一天一天過着」。又說：「有時想逃跑；可是恰巧是碰到冬天，每天晚上聽着雪在吼叫，風在屋頂上跑；屋頂受了凍收縮，發出裂裂的聲音。要逃又能逃到哪兒去呢？」所以他「懷恨人類」，沾染了一套「走向墳塋」的悲觀消極的思想。

眼瞞着冬天漸漸到來。

夏天的太陽呀，再會再會！

這兩句詩就是他描述他那時悲觀的心境的頂點。我在此當要再追述一下他幼年時的身世，他五歲喪父，九歲失母，一個零丁孤苦的孩童，寄生在外祖母家中，他本來那個慈祥的外祖母疼他愛他，他應是幸福的，湊巧却有個兇暴的外祖父，常給他打得死去活來，失去知覺。他在外祖母家，正有機會入校讀書，可是不到幾星期，又因出天花而輟學，成爲一個沒有受完全義務教育的可憐兒！（後來他專做粗雜苦工，與這却有絕大的關係）後來外祖父因幹投機事業而失去了財產，又向這小外孫身上生氣，逼得他不得不離開他的家裏！高爾基處此天災人禍交加，何處是他的「夏天」？何處是他的「太陽」呢？故他腦中所貯留的思想只是長期的「隆冬」，他外祖母不知道這詩詞歌兒

是外孫兒衷心的感傷和實描，却代爲引經據典，說「這是一位年青姑娘詠嘆自己身世的歌兒」。跟着唱一隻給他聽：

夏天的太陽已回去了，
回到黑夜，遙遠的森林！
丟了我，一個年青的姑娘，
再沒有一絲兒春的歡欣。

一清早就悄悄兒的，
回想五月中同遊的歡情，
那曠野只令人流淚，
這兒是我青春的墓墳。

你親愛的友們啊！

等待輕輕的初雪堆起，
請從我白白的胸膛挖出心兒，
埋葬，埋葬在雪堆裏！

——「人間」一六〇頁。

照他在「人間」文內的敘述，他外祖母說這是一首感傷的歌！「是一位年青的姑娘，談嘆自己的身世。春天的時候還跟愛人一起游玩，可是冬天快到的時候，她已被愛人拋棄；也許她的愛人，已經另有新歡，所以這位姑娘正在悲傷不止……」這是不是高爾基的隱詞，我們不得而知，但若把這姑娘當作高爾基自己，愛人的「愛」字當作慈愛的解法，是他的親屬或疼愛他的外祖母，則也很貼切恰當，所以高爾基也不禁憐憫起那位「年青姑娘」來了。高爾基爲甚麼發出這個賦有「冬天」而沒有一「夏天」「太陽」的思想呢？除上述的幾個

原因之外，至重要的是他感覺世界上沒有一個了解他、哀憐他的人，連最疼愛他的外祖母也不知道他的苦衷。我們再看下面兩首歌就可以知道：

沒有哀憐我的人，
也沒有愛惜我的人，
沒有聽見我的嗚聲，
也沒有呀可訴我的傷心。
——「人間」三三六頁。

沒有感情，沒有關心，
你望下來的這個大地，
沒有真正的幸福，
也沒有永久的美麗。

——「人間」三四四頁。

我們若把高爾基前期（創作以前）的生活思想的歷程，試作個分期，則略可分為四個時期：

- (一) 失望時期 自父母粗喪，無家可依，流浪而當學徒時期。
- (二) 感傷時期 在「流浪」中受人凌辱，無人同情，吃了苦頭的時期。
- (三) 希望時期 在生活掙扎奮鬥中交結了許多朋友，又讀了書報，逐漸懂得世事時期。
- (四) 解脫時期 嗜好靈癮，找到「歸宿何處」，立志以文藝為終身事業時期。

前邊所引述過的詩歌，多是屬於第一二期的部份，下面還有幾首也足以表達第二時期的生活思想的，我再把牠引述出來：

我在牀上過日子，
早上醒得發覺早，
醒了也好睡也好，
一天到晚被蟲咬。

這不是活活一個衷心感傷的人的生活嗎？那是一件沈痛的事，在當學徒，得不到好處，住的地方又是骯髒的，真是非人的生活！內心的悲傷時在矛盾的生活中交織着，睡也睡不着，所以他有「人不如狗」的歌：

手兒拿把剪，
坐在頂樓邊，
把紙兒剪剪，
好不甘心願。
如果我是一條狗，
隨便哪兒都可走；
可憐狂做一個人，
一天到晚挨罵聲，
規矩些，小畜生，
再要不老成，便與你的命！

——「人間」一一二頁。

「再要不老成，便與你的命！」不正是他「主人」這樣罵過他嗎？老板們常常叫他不可做「鬼臉」，勸他要「正經」。一個人失却了自由，連狗也不如，無怪他的生活無精打采，悲傷的哀情，表露無遺：

青青的海，
狂暴的海；

——「人間」三三四頁。

接着他注釋說：「這青青的海，大概是一種無堪的憂鬱」，我們可以這樣的了解他：雖

是無窮無盡的宇宙呀！但祇是充滿了兇惡無情的宇宙呀！他又說過兩句詩：

在散亂着的天體的世界，
飄泊着的遊牧之羣。

我們也可以當作這詩的注腳。他另著「燕」一部書，也是記述這時的情景。他那時所感覺的是人生途程的渺茫，對人生的歸宿何處，引起一種疑惑：

大地軍滿了霧氣，
道路迷濛的時候，
——「人間」四三六頁。

——「人間」四三六頁。

這種沈靜而迫人的中音，是他感傷思想的極點，也是他產生希望思想的熾熱，他自己也會說：這是一種刺人心胸的歌詞，音調，和叫喚，鎖鑰了一切的人。」又說：「每次我聽到好的音樂，心底裏就很怪的有一種被擾亂的感覺，正是這樣的感覺，刺激着我的胸膈，使我心好像要爆裂開來。」可見這隻歌兒感動他之深了。「霧氣」雖然「籠罩」了「迷濛」了他的少年，當沒有找到他的道路的時候，自然不免要嘆一口氣：「唉，我要往何處去呢？」他這時雖仍是一種失望，但已有一種自覺。

杜威說：一個偉大思想的產生，是起於當前環境的困難（大意如此）。不特偉大的思想如此，就是任何偉大的事業也是一樣。高爾基因吃盡了苦楚，受盡了困難，必要找尋出路，這種懷疑，就是一種自覺。後來他終於找到了康莊的大道——文藝之路——了，成為曠世的大

文豪，給世界億萬人所景仰，都是起源於幼年時代的困難與痛苦的磨鍊。

他沒有找到以愛好文學為生活之前，也會用打把戲來消遣。他打完了把戲之後，頭腦很痛快，但過了一會，「腦子好像又刺滿了尖的小釘子，發痛着，發起熱來。」他想：「整個的人生，就是這樣的麼？我要同這些人，一同生活下去麼？我不能活得更更好一點，再不能找到更好一點的生活麼？」這可是他沒有精神生活的維繫，畢竟是苦楚的。所以他警省過來說：「我必須把自己改變一下，要不然我便会毀滅……」他又說：「當那樣陰鬱的秋天，不但見不到太陽，甚至感覺不到太陽，連太陽都忘記了的日子，我常常有機會徘徊在森林之中，迷失了道路，走到沒有人徑的地方，我拚命的尋找，咬緊着牙齦，不管是茂叢中，枯枝上，沼澤地的容易滑溜的崎嶇裏，向前直跑——到了最後，總是可以找出路來！我決定照這樣幹——我們要了解高爾基的生活與思想的歷程，這一段話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不憚煩的引述出來。

及他好讀書，他找得了精神生活之後，便不同了。這便是一生生活的轉捩點。他的讀書機緣：起自在製圖師家當學徒時，他那時讀識了小說（章回小說，冒險小說），及入輪船廚房做助手時，又結識了廚師史默利等，藉他們的教導與鼓勵，開始讀到許多文學名著，如果戈里，大仲馬，莎士比亞，歌德等人的作品；他得會識一個裁縫太太，在她那裡借閱過許多

日報，畫報，評論及各種書籍，使他進步不少。自此以後，他嗜好文學了，無論在那個場合，在那處做工，他都設法找書籍來發洩他的精神，過他的「滿足」的生活。他所得的工錢，也常常用來租書，雖然受過不少的苦，被老媽子燒掉多次，負過賠償的巨債，他依然沒有受挫折，後來他陸續把華西桑夫，羅克夏寧，魯特尼朵夫斯基，巴爾扎克，屠格涅夫，迭更司，司各脫，海涅等作家的作品都讀過了，他從書中認識了很多道理，很多人物（真理上的人物，心境逐漸曠達，精神得到了解脫。他有一段話最足以表達這時的心境。他說：

「書籍使我變成不易為種種之病毒傳染。我知道人們怎樣相愛，怎樣苦悶……羅庚保黎教我做一個堅強的人，不要被環境屈服；大仲馬的主人公，使我抱一種必須獻身於大事业的期望。」

他以後的生活便有了轉機，他已不會如前的積鬱了。

命運不能妨礙我們的歡樂！
讓他來迫脅我們吧，
我們還是歡笑度日，
只有傻瓜兒才不能夠！

——「人間」四六六頁。
他找到了歸宿的處所，把苦悶克服了，轉憂愁為快慰，自此以後，他終生獻身於文學事業，有了樂趣，得所寄托，加以他的克苦奮鬥，自後再將過去的沈鬱，也沒有再如從前那樣的懷愴了。他心裏發生了光明的花蕾而且漸漸在開放：

歡樂的生涯的奧秘，
在一個逸人又算得什麼呢！

他看破了苦樂的刺激，故服膺「佩爾傑的歌」。他受這隻歌的啟示，可說已承受了一種刺戟的幽默感。以後，他也「胡亂學樣」，「無論對甚麼人，用了粗暴的諷刺，就覺得非常有趣；到處拿去應用了。」這可以說他從人生體認了藝術的滋味，有足以鑑賞人生的識力。他曾說過，文學家是「張着捕捉人類的心靈之網」（給青年作家），去鑑賞人生，拯救人類。而他就是獲得了這個法寶。所以他憶述他讀書時的情況說：「我得到一種深刻的新印象，好似早晨的曙光湧現在我的眼前。因之，有幾天功夫，我生活在歡喜之中。」他尋出了路，他讀普式庚的露斯蘭的序曲，發生了一種快感的共鳴：

這兒，一條不識的路邊，
留着沒有過的默跡。

他追憶過去的路，他贊美這首詩說：「我所熟悉的隱約的小徑，現出在我的眼前；而且還很清晰的，看見水銀般的大顆的露珠，和踏過草上的陌生的腳跡。」又說：「這漸漸使我變了一個幸福的人，使我的生活變成了光明而快樂。詩，好似新生活的鐘聲，在我生活中鳴向了。啊，真是多麼幸福呀——一個人能夠念書！」一個走過最崎嶇最岩嶮道路而成功的人回首前程，當會「感覺過去艱辛的快感！高爾基在這裡是欣悅他讀書的過程，抑是回味他一生所走「迷」路的快感，我們不得而知。總之，高爾基的心境在那時已如太陽般開朗了，

我們是敢斷定的。我們試借用他歌頌太陽的一段話，來比照形容他的快樂。並用以結束本文。

他說：「太陽從草原上昇時，我不禁高興得笑了。何以這樣呢？因為：『早晨的寒霜，像一層銀箔似的閃爍，那紅色的草，被雨水打倒了，草葉伏在地面上，一動也不動，但一絲明亮的光線落在這草葉上，就可以聽見草葉中有一種輕微的戰慄；這也許可以說明生命的最後掙扎。』」

我覺得這當是高爾基歌頌太陽，可是當高爾基頌人生的經過最大的掙扎、奮鬥而終得到光明也無不可。高爾基開始寫作了；他的處女作「馬格爾」抽德拉在高加索日報發表了；他認識科羅連柯了；而他的「琪爾下希」也登出來了。——那時我們的「太陽」（高爾基）真正出來了。全世界的人都能光被潤澤了！

一個偉大天才的產生，必有他的生活背景，艱苦歷程，——不為環境所束縛，不受環境所支配，當他徘徊歧途的當兒，他能四顧瞭望，利用機緣，找尋一個最適合他的方向，披荆斬棘，終能開出光明的大道。我們體認古今中外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一生的歷程要知道這點，我們體認高爾基的生涯更要知道這點。

附註：(一)本文所引用的「人間」一書，是適夷譯的，開明書店出版。

(二)我國古語有云：「詩無雜詠」，我這樣解釋高爾基的詩歌，當然不敢說是已最妥當，這不過是我的「看」法，而不是一

種注釋。

(三)本文所述高爾基的生平，是以事實為主，非以時序為主。(因既非年譜，也非他的一生的始末)請讀者注意。

(四)各詩歌的連貫，是由筆者就內容性質分類，並非他原來如此的。

(五)在文學體製上說，高爾基本是個「詩人」，他偉大的成就不是詩歌，但「人間」中的詩歌，是他的寄懷抒情的東西，就情趣、音節、意象等說都可算是上乘的作品。而文詞的美麗，更其餘事。
卅六、六、廿八。完稿於南園。

啞琴

陳敏端

琴的絃已經斷了。
斷了絃的琴，誰能使它再响呢？沉寂了，暗啞了，如今被釘掛在礦粉剝落的牆壁的鏽釘上，身上有蛛網與灰塵……

誰還記得以往的日子麼？——當院裏的薔薇未謝的時候，黃昏的霞影裏彈動過一首美麗的歌；還有月色降到白楊樹下時，絃上流過清溪的泉水。你們不是在它的歌聲中醉過，夢過，歡笑、流淚又感歎麼？

可是，日子褪色的時候，歌聲已經沉寂了，於是琴沉寂了，琴會甘於沉寂嗎？在那些黑暗的夜裏燃着火炬的時候，琴絃上唱起激越的歌聲。在它的歌聲中，人們醒覺，鼓舞，他們帶着琴聲的心聲走向火光。

琴絃拉緊又拉緊，於是一次激烈，雄壯、高昂的歌聲中，琴絃斷了。
經盡義務之琴，如今沉默，將永遠沉默。

現在暗啞的琴在老牆的鏽釘上，滿身蛛網與灰塵，沒有誰再一撫弄它，甚至沒有誰給它一個善意的注視。而隔院，傳來曼妙的琴音，唱着帶諷刺的歌……
可是斷絃的琴，如今已永遠沉默。
已往的日子已被懷忘麼？——我忽然覺得最神聖而高貴的歌聲都已湮滅於一根斷絃，瞬息在這裏已成永恆體。
我對着音樂的屍身，默默致我的敬禮。

(為一個救亡劇員的斷絃琴而作)

由「時代文藝」談到「大眾化」

秋子

時代在躍進着。

你看：國外是和平及反動的混爭；國內，是民主與殘暴的搏鬥。由於這歷史給予我們的任務，我們已超過了奴才政治；同時，更超過了封建政治，而現在，應該是：民主政治從封建政治的臼套中，脫身起來的時候了。

中國已經負起了這重艱巨的任務：人民必須破壞一切不合理的，爲着民主自由；和平，建設的共同理想而奮鬥！

担負這歷史任務的基本成員，不是現在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或一些封建舊式的腐化劣化的勢力；中國數千年來，以農立國，農人是佔有人口的多數，所以，負担起這歷史任務的，就是這些國家基幹的農村子弟；和一批批，有血氣，有愛國熱，不消沉的智識青年。

智識青年畢竟佔少數，而城市中的青年，大都沾上了些鴉片煙毒，供的生活方式，他們有着過高的理想；但沒有更高的行動、勇氣和信心，他們不明白中國立國的基本是甚麼；不知道現在爲國家生命依託的農村生活，社會組織，及支配他們的信仰的是甚麼東西；所以，任由他們思想上的感受，是比較靈敏，但尚不能負担起改造現在中國的責任。因爲他們不明白佔了國家絕大地盤；支配國家絕大命脈的農村情況，當然談不上改造，也就更談不上有理想的實現，所以，這種艱巨的歷史任務，還需要農村子弟群負担起來，他們樸實，勤儉，挨得苦、耐得勞，所以，讓我們向他們學習；向他們看齊！

但是，讓我們掉過頭來，看一看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生活，真是牛馬也不如了：

他們咬着牙根，希冀着抗戰勝利後，會有着和平而安定的生活，八年的抗戰，使他們的精力，太大的不敷，他們再也不能熬支了，他們只期求着有生活的最低需要，就是安定中，求生命的延續；不管吃的是樹皮和草根，嚼着粉和竹米！

但是，連他們這些最低的期求，都不能了。自從國家得到勝利後，接連的，就有更無恥的匪徒，引起殘酷的戰亂，勝利使他們生活更形不安，生活的鞭子，成年成月的向他們枯槁的身上抽打；政治上，又是貪官污吏的巡撫榨取；使他們對生活以外的事情，感到隔閡及麻木；加之，他們頻年勞碌而堅苦爲生活的爭鬥，已使智識水準逐漸低下，對政治引不起興趣，更由於中國五六千年來，封建意識的中毒；及道、佛、墨家的薰陶；使他們尊重保守，迷信神權。他們在生活下是一群牛；在作品中是一群馬；在社會中是一群羊！他們沒有歷史的認識；及政治的信仰；他們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能安定的生活。

在這社會基幹中，有着這樣的生活、智識、和觀念；這無疑的是中國民主前途的極大障礙。假若，我們不能讓中國依舊在這個時代中，而停留在歷史背後作迷夢，這樣的情況，必須要掃除淨盡！

這個重大的啟蒙，毀滅，和催生責任，就有待於人類思想的導師；舊勢力的叛徒——文藝工作者，去担負起來。

時代在躍進，文藝不能不領導時代；不能伴隨着時代，但是，至低限度，也不能落在時代後面，對於一般農村中的社會基幹群，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必須敢於面對現實和真理，像五四時代一樣，啟發和領導他們的智識和行動，使「要生的快的生；必死的速死」！使他們能夠負担起民主和平，建國的責任。

時代文藝，就爲了配合着這時代的步武，而被樹立起。

但是，由於國家對外戰爭的突然勝利，人民的口中，心緒已由炸彈，機關鎗；轉徙，流離的緊張情節中，解放出來，爲適應他們高度的歡欣，而流爲驕奢淫佚的生活方式，需要有過多的肉慾上的精神刺激；而一般文藝工作者，爲了國家對他們的生活的沒有保障，及政府對思想上，言論上不能盡疏導責任，爲了生活，爲了他們要說的話，得不到正當的宣洩，而使他們拋棄良心，拋棄責任，因此，文壇上，就有所謂大言

不懈的文藝作品出現；第一次，就是「禮拜六派」，亦即所謂「黃色新聞」，第二次，就是「禮拜六派」的「姊妹花」的「貴族公子派」的文藝。前者是專門迷惑大眾，使大眾醉生夢死的大腿肉慾文字；後者是叫人民躲開時代，使他個也學習吟風弄月；才子爬牆；小姐定情的香艷、言情的戀愛文藝。一個是使大眾神經麻痺；一個是使大眾精神上的慢性自殺，這些阻撓了中國的新生；防礙了社會的進步的奴才買賣式文藝！

這些東西，在某些「文壇老板」的立場，是賺了大錢，而且，更可以蒙住眼睛，自鳴得意說是符合了文藝大眾化的口號；而在整個國家；整個社會上，不但不能盡着他們啟蒙，毀滅和催生的責任。間接的，却在為舊勢力張目；幫着殘暴者，絞殺了國家的前進機會。

所以，有些激越的文藝工作者，就提出了文藝大眾化的口號，這雖然在許久以前已被人提及，但是，至今尚不會有着顯著的成績，據作者個人的感覺，有二種原因在阻撓着：

第一、就是文藝工作者成了特殊階級的人。這種因素，其來在歷史的積弊，一貫的傳統觀念，就是文人（以文為教的人，包括整個社會中的智識份子）有着他們特殊的階級；是超越過一般社會上的人，而一般社會上的人，也就把文人看成爲比自已上一階級，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士者，所以爲輔相，承（丞）嗣（嗣）者也」。這就是說，他們是可以作文，來取得官的俸祿，歷史的傳統，使那些文人，作爲一個偶像，一個準官僚，能夠寫一篇使普通人不知其牛其馬的勸進表，原道，陳情表一類的大道理；或者歌功頌德，點綴昇平的公卿士大夫文字，這便是「才子風流」，「閨房之樂」，「憂民憂國」，使那些老百姓，看得目瞪口呆的東西。文字已作成了他們升官發財，取媚投機的東西，變成了他們解悶消愁的「八寶飯」，「清涼散」，他們拿着「文人」的「文字」，到處嚇人，拿着他們的「法寶」，到處騙飯食。所以，文字的作用在他們的意思，不是使人懂，而是怎樣使人不懂。這些文人，也以爲自己是社會上的特殊階級，大可以留許長指甲，搖起瀾袖，大談其大學之道，大談其八股駢體，而成了一種無聊的氣派，這些御用的，貴族的東西，當然使人民看到「肅然起敬」，不其然而然起「敬而畏之」的心。直到現在的文人（包括文藝工作者）皆

子裡，總有着這種歷史積弊。所以，他們看輕人民的力量，瞧不起人民；當然，更談不上和他們共同生活，向他們深入和學習了。這些有甚麼辦法了解人民；教導人民？怎樣使文藝能大眾化？

第二、就是以手段作成目的。文藝的作用，原來就是啟發民衆，教導民衆，使成爲一種爭取合理的共同理想的戰鬥工具，它本身已具有了它的戰鬥任務。但是，有些文藝工作者，或大多數的文藝工作者，以爲文藝應作成民衆茶餘飯後的笑料，或搜集二句俗句俚語能使他們打哈哈，就是大眾化。他們不會認識文藝工作者，一方面對人民要深入，而另一方面，却要求提高，深入是爲求了解，而目的就爲了提高。提高人民的智識水準，使他們對宇宙，人生，社會，政治等認識，使他們也參加到爭取民主、自由的陣營中來，爲共同的目的而鬥！

深入是一種手段，提高才是文藝工作者的最高目標，也才是文藝的戰鬥性能，祇求深入，而不求提高；一方面使作家本身，只在修詞，鍊句，公子跳牆，小姐私奔的古老的歷史戀愛圖子裡兜；而人民也就只圖滿足他們的低級趣味，在精神慾望中，不求進步。不能使他們知道自己的責任；而勇於負起責任，祇求深入，而不求提高，只使他們永遠迷醉於牛的意識，羊的感覺，馬的思慮中，任人宰割而不自知；只有使文藝工作者的責任和人格日漸削弱日趨低下！把文藝作成爲市儈式的，升官發財的貿易品；作成爲吟風弄月，說大話，講空話的專有物。

爲了文藝配合着時代的步武，而成爲大眾化的文藝；至低限度，必須根除上述二種障礙。文藝工作者必須擴大自己的生活圈子；解除歷史上的，過往的錯誤觀點，由象牙塔中，由特殊階級裡超越出來，到農村去；到工場去！和人民大眾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呼吸！不要分起階級，而卑視人民大眾的力量，應該以自己是人，人家也是人，是天擇地蓋的一羣求生存，求改進的人。文藝工作者，用精神勞動，是和他們用血汗來換取生存，爭取生活一樣的人！而去要求文藝工作者，去深入人民大眾，去了解人民大眾的生活，把握豐富的生活經驗；去突入生活裡實行戰鬥！

這樣的文藝，才不會與人民的間隔太大而脫節的文藝。也就只有這

（轉上十五版左下角）

晒谷場

野 寬

上

石如偉偕着十三歲的女兒，拖着工作半天後筋疲力竭的身軀，回到村裡來的時候，太陽已擱在西山的巔頂了。

一縷縷淡藍色的炊烟從高低不齊的灰黑色的屋脊上的烟囪擴散開去。村子前面，那塊十來丈橫直的曠地，四圍都立了三四根楓樹，在微風的顫抖裏疏疏落落的飄下了紅透的葉兒。這個曠地，除了收穫時用它來晒谷之外，便是人們工作餘暇休憩的地方。

當石如偉走近埕子時候，晒谷場上早已擠滿了許多閒談着的人。他習慣的將肩上的鋤頭拿下來，一邊遞給他的女兒，一邊說：

「銀鳳，你先回去，告訴你媽，我在這裏歇歇腳。」

「好——」

石如偉的話剛說畢，銀鳳烏溜溜的眼睛向爸爸結實的醬紅色的臉一閃之後，一個轉彎，她那兩根細着紅繩的辮髮一起一伏的搖曳着的影子，漸漸地消逝在一條狹窄的巷子裡去了。

「辛苦了，如偉兄……」

石老福，因為在村裡是長輩，人家都稱呼他做老二伯，雖然他的年紀只不過五十多；然而他那給太陽晒得黝黑的高額臉，早就交織着數不清的生活蝕食的纏痕。現在，他的臉是掛着一個鮮明的莊重的微笑，讓開了一個空隙給石如偉填上去。

「瞎坐着不說話，這成什麼樣子，」老二伯抽完了一袋旱烟，他的話匣子打開了：「你們說，世界上那種人最苦？」

坐在老二伯右側的石俊廷，說起話來總是帶點點頭點頭，他連忙答着說：

「教書先生，守寡家姑，不會錯的吧？」

「錯是不會的，不過這兩種人還比不上耕種的苦，像我們，整天拚到手無皮，番薯根都吃不飽，唉……」老二伯喟然長嘆的解釋着說。

今天老二伯的話似乎提不起大家的興趣了。首先起來反對的是石如偉。他說：

「老二伯，我們耕種的，那有好的日子過呢？不要談它便了，因為談一百遍也不會將壞的談得好，那又何必呢？」

被人家起個綽號「衰家仔」的石榮，也揶揄着嘴附和起來說：

「對啦，不談它吧，大家在一起的時候，應該爽快快樂才好，老是苦，苦，苦啊的苦個不停，這太沒意思啦！」

「依你的話應該說什麼？」老二伯的臉向正了石榮說。

「依我麼？」石榮神經質地用手在頭髮上亂搔了一陣，說：「我們

談談南洋好不好？」

「南洋便怎樣？」石如偉隨口問着說。

於是石榮起勁地告訴他們說：

「南洋麼，地方夠好玩，賺錢也容易，不過，有一件最不好的，就是從年初一到年三十，四季都是大熱天，終日拿着大蒲扇不停手地揮，也是一件辛苦的苦差！不過，也不怕，有錢的可以坐汽車兜涼風，倒也不錯哩……」

說到高興的地方，他的唾沫不斷地從嘴脣邊噴出來。老二伯立刻歛起了笑容，揮着手將他的話打斷了，搖搖頭說：

「別做夢好不好？像我們這種人到南洋配做什麼，給人家洗馬桶嗎？」

可是，這話給石榮聽來也是不以爲然的，因為他常常聽到人家說，城裏的蕭大爺在未發跡的時候，也是窮得要命的，但，自從他溜過了「烏水」（註一）回來之後，別的不去說他，光肥田就置了七八畝。所以寄得石榮對南洋這個地方常常要去想它，現在高高興興的說出了來却得不到人家的歡迎。於是，他索性蹣起了嘴巴不說話了。

沙沙的涼風打着掛在枝極的醉也似的紅葉，老二伯的蒼白的頭髮給風吹得婆婆地飛舞着。他的眼睛凝視那個將大半歲上身斜靠在樹幹上

打盹覺的石松奎，突然，有所感觸的說：

「松奎兄，城裏有什麼消息呢？」說話時，他的額上，眉邊和嘴角的皺紋不停地動着。

石松奎仍然打着粗笨的鼾聲。

「城裏的情形怎樣了，松奎兄！」老二伯大聲的叫。

「唔——」停了一會，石松奎才給有力的叫喚所驚醒了，他用手揉擦着惺忪的睡眼，說：「沒有什麼，不過聽說明天蕭大爺就要到這裡收房租（註二）了。」

這句話好像是晴天裡一片烏雲，蕩地里罩上每一個人的心頭，他們的臉部不約而同地變得陰黑而憂鬱了。

「房租，這天到底收什麼房租？」老二伯不大明白似的說。

「六月冬的谷給水災浸去了，難道蕭大爺不知道麼，難道他真要把我們喝風過日子麼？」沉默着的石如偉這回也發惱了，他緊握着兩隻飯碗般粗大的拳頭，繃緊了臉孔說。

「這叫做天曉得！」石松奎苦笑着說。

「那怎麼辦呢？」老二伯說，徵求意見的望望他們。

「叫蕭大爺問我這肚子吧！」石如偉激動地拍着裸露的肚皮說。

「我也是這樣。」石松奎冷冷地說。

到底老二伯算是上了年紀的人，世情的酸甜苦辣都嘗過了，尤其是十幾年前因為抗租而吃過了蕭大爺 場苦頭之後，更使他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以為像石如偉他們這樣任性的鬧下去，不但沒有好的收穫，說不定會惹起什麼大風波，但自己一時又拿不出什麼主意來，祇好蹙着眉說：

「這種話是說不通的，我們不能和有錢有勢的人作對，他來的時候，只有好話懇求勸說他們是了。」

「我想，還是跑到南洋去乾淨，諸位，誰要去？」石松有點按耐不住了，他趁這機會將他的主意拿出來了。

「別多嘴，衰家仔，要去南洋你自己去好嘞！」

不知誰說出這句話後，嚇得他慌忙將口閉住了。

「說正經話吧，趁各位都在這裏，我們決不能讓石家村的子孫，將

辛辛苦苦得來的谷子，一担一担的送給他媽的蕭大爺享福，蕭大爺是人，難道我們不是人麼？」

石如偉驕身站立起來，粗獷的聲音在九月蒼茫的暮色中盪漾，他的眼睛迸射着憤怒的光芒，他的話像是一把火，漸漸地燃着了各人隱伏在內心的不服的火燄，空壇上的人越聚越多，連女人們攜着孩子圍上來，瞧着熱鬧。

「對呀！這沒有母銀的利息，如果蕭什種沒有一筆鈎銷，那麼，看看老子的把戲吧！」石松奎狠狠的點着頭，面孔鐵青的嚷着。

「貪生怕死的不算人！」石如偉的話，彷彿是一支沉重的鐵椎，有力的向許多人的心敲下去。

老二伯的沒有出聲，他只有不斷的搖着頭。

夜，黑暗瀰漫着大地，天空密佈着映眼的星羣，模糊中已分不清誰和誰，祇有一片噪什的聲音在夜空中震撼着。

下

石如偉剛吃完早飯，銀鳳從外面慌張的跑進來，面孔陣青陣白的說：

「爸，收租的來啦！」

「來啦！來的一共多少人，停在什麼地方？」石如偉的態度顯得很鎮定，他意識到將有一場劇烈的鬥爭要發生在今天的石家村上，他的手撫摩着銀鳳的頭髮，安慰她說：「別怕，別怕。」

「他們就在晒谷場上，十多個，挑的空籠子，還有斗，風扇啦！」

「她把小舌頭一吐，做了一個手勢說：『好大的那個斗，我這麼大還沒見過呢！』」

石如偉在那矮陋的堆滿了零亂的東西的屋子裏踱了一回步，突然拔起了腳向外就走。

「不要同那些死傢伙生事吧！」他的妻蓬着頭在東廂房裏倉皇地跑出來，一把抽住了石如偉的繭結的大手，說：「人家怎樣，我們怎樣好了！」

「賤貨，快放手，我也要出去看一看呀！」
 「不能給你去，萬一吵起事來！」她的手捏得更緊了。
 「去！」石如偉想起了昨晚的情景，他吃力地將妻子播開了，連頭也不回地向曠野奔去……

今天，石松奎因為他的孩子阿毛，昨晚突然發了沉重的病症，迫得他祇好在午前趕到離村三十里的鎮上買藥去。晒谷場上除了老二伯、石榮和他的兄弟石耀等之外，還有幾個遠房的兄弟。其餘的人都遠遠地站立着。

那些收租的都將兩隻籬子靠攏，架上了挑桿，高傲的坐在上面。看了這種情形，石如偉默不作聲的站在一旁……
 一個圓黑臉的中年人，抬起頭來望一望晌午的秋陽，似乎有點等得不耐煩了，他暴叫着說：

「爲什麼還沒人拿出來，你們真個要吃掉大爺的厝租嗎？」
 耳際還纏繞着「祇要大爺一什麼，你們石家村便什麼」的惡毒話的老二伯，連忙賠着笑說：

「請大爺看破就是了，確實六月冬的谷通通給天老爺浸光，吃掉的話，我們連想也不敢想的呢。」
 這，石如偉看得發火了，一團沸騰的氣流像要從他的咽喉沖出。他逼近一步，揚聲大叫着：

「誰要他們看破，我們又不是欠他的。」
 「什麼，不是欠他的？」圓黑臉的暴燥的怒氣好像是找到了可供發洩的缺口似地站起身來。他不斷地打量着石如偉的週身，其餘坐着的人也聲勢洶洶地圍上來。

「說得不錯，沒人欠你的，這恐怕連你都不相信吧，你以爲石家村的房子是你們的大爺蓋給我們住的麼，這太可笑了。請你們跑回去問一問蕭大爺是不是在有了幾個臭錢之後，買通了官府，用惡毒的手段將石家村佔爲己有，而壓迫我們繳納這沒有母銀的利息？哼！這太可笑了，太可笑了！」石如偉圓着眼，一口氣的說完。

「老兄弟，識相點！」圓黑臉的狡笑了一聲，他的手輕了地拍着石如偉的肩頭，警戒的說：「蕭大爺的手段，你老領教過吧！」

接着是一片從許多陌生的面孔放射出來的輕囑和譏笑的眼光，刺蟻似的密集在石如偉的身上。

「瞎你娘的眼睛，蕭大爺就怎樣？」石如偉緊閉着臉，敵意的盯住個中年人，把粗大結實的手一擺：「叫那老雜種自己向我要！」

看這一觸即發的場面，老二伯委實有點心寒胆慄了。他恐怕真的要鬧出亂子來，於是，便迅速的使個眼色給石榮，石耀和幾個子倒輩的，他們便都會意的使個眼色的圍上來，七手八腳的攔住了石如偉。

「躁他娘的X，拒租，我們回去！」
 圓黑臉的說後，那些陌生的面孔，立即起了一陣騷動，有的呆呆的站着，有幾個整好了籬子的繩索，準備要走了的樣子。

老二伯慌忙堆着滿臉的笑。阻住了那個要跑的中年人，懇求着說：「先生，他，後生人，有火性啦，別理他好了。」說後又翻過臉來問石如偉，說：「你怎能得失先生們啦？你怎能……」

那邊，石如偉破口的大聲叫罵，然而，終給他們半拖半扯地攙回家裏去……
 現在，收租的人都帶着一個勝利的滿足的微笑，挑着一担担的谷子離開了石家村。

晒谷場上的人，暗暗地咒罵，怒視着狩獵者得意的歸去，最後，他們憤得咆哮起來。但，這有什麼用處呢？收租的人已是去得更遠了。一幅黑色的雲托住了太陽所投射的光，整個石家村的輪廓更顯得昏沉沉，陰森森了起來。

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汕頭

註：(一)本地人稱往南洋羣島的人叫做「烏水」。

(二)石家村的厝租是還谷的。

歡迎介紹讀者

歡迎聯合訂閱

沉淪

曾濤

去年春天，爲了要會見一位朋友，我獨個兒步行五十里路到X市去。

這次到X市，還是勝利後第一次。在我的想象中，X市在以前頻年遭敵機的轟炸和經過二度的淪陷，現在一定是一個敗瓦垣頹的廢墟，或是景象蕭條了吧！及到了那兒，她絕不像我想象的那麼壞那麼糟。相反的，她比以前更加氣宇軒昂，更加莊嚴肅穆和更加令人神往了。

X市是濱海的商埠，有二千多的商店和十萬多的居民，與廣州香港以及汕頭等地的交通都很便利，所以商業方面，算是差強人意的地方。我的眼睛並沒有省欺騙我。巍峨而堂皇的五層樓，白亮亮的閃光，蔚疇似地屹立着；市區中還有許多高大的建築物也靜穆和諧地俯視着大地的一切。

這些，都是從前未曾有過的建築。在從前——戰前——X市的建築，三層高的已是頂刮刮的了！現在，經過了八年的抗戰；經過了敵機無數次的濺炸；經過了幾度的熱踏的殘踏，却居然有新的進步的建築。這在「抗建」的原則上已經算是達到了建設的要求了。

我一口氣跑了五里，有點感到疲憊的身軀，在這時，竟然給這新的刺激新的喜悅和那意外興奮的心情，弄得骨髓裡都輕鬆了。覺得所有每件東西，都怪有生氣地怪甜膩膩地差不多要令我陶醉。連那強烈的中午的陽光也不見得迫人。

我因爲要溜一下馬路，觀光久別重逢的X市風光。我決定明天去會見那位朋友——雲。

黃昏，當太陽朝着海水沉下去的時候，我才記起投宿這回事。我該向那兒住宿呢？我計數一下衣袋裡的鈔票，足夠吃住一禮拜，心頭感到一陣快意，決定去住旅店。

在二馬路的中段，我找到一間名子很好聽的旅店住下。這間旅店也是新建的五層樓。我住的房間是在三樓上，她的後面便是湛藍色的海，把幾扇窗門打開便可見到遠處船隻在慢慢地行駛，或見

到鳴着氣笛的小火輪向碼頭駛來。

季節雖然未屆暮春，天氣確有點悶熱。從海面朝窗口吹進來的帶着鹹味的海風，正是這悶熱的天氣的解毒丹。

晚上睡得很甜蜜。

第二天，起床後我到雲的寓所去，他的同事林告訴我：雲於今早凌晨搭小船過龜山去了。約有四天的逗留。……這個意外的消息把我苦惱着了。

我苦惱極了。我的心情開始了變化；它似萬里無雲的夏空，一下子變得烏雲四合暴風雨快要來臨的剎那間似地；陰沉而帶着透不過氣的悶熱了。

茶房老蔡，見我跑回來，忙拿着鑰匙開門。

我打算到龜山去。後來想到雲給我的紙條中寫得明明白白：說他這次去龜山因一件頗重要的事情。這事情是帶有秘密性的，要我們替他嚴守「秘密」。……那麼，我又到龜山去幹嘛？

晚飯後，萬家燈火的時候，我不堪寂寞到外面溜躑了。從二馬路穿過平安街，到中山馬路去。在那兒，電燈確是比其他的馬路或街道的來得稠密。這條中山路大建築物特別多；而且這些高樓大廈不是茶樓就是酒樓或咖啡店。……忽然聽見兩個女的：因爲她們頭上的「摩登」帶各系着一朵白色的布花，很刺眼。……他們向前走。我好奇地尾在後面跟着。

眼見她們走進「食爲天」的酒家去了。我心裡躊躇了一下，終於也進去了。

在三樓，臨馬路的窗前一張大理石的金椅旁坐着，吩咐伙計要了幾樣酒菜。

時間已是十一點過了；食客們漸漸稀少。食椅面的灰色條紋的大理石，給玫瑰色的電燈光反射出幽黯的光。象徵着這裏一切都是怪呆板的，公式化的……

最後我把視線投落在對面一椅去了。——這幾位食客，便是我剛才追蹤的對象。

樓房寬闊；望對面的人物，就好像遠鄰壁上的「山水人物」。

這時，我聽見其中一個女的，她拿着酒瓶站起來對其他的敬酒；跟着陣刺耳的巧笑。我不轉睛地注視着這個敬酒的女郎；心裏感到一陣子的納悶。——奇怪呵！這女郎像是相熟的，……呵！她像是我的同學

——芬呀！……二年前的芬變成這樣嗎？我有點不相信我的眼睛！她第二次站起來敬酒的時候，我聚精會神地盯住她！……不錯；確是芬了！

……然而，這幾個男子……是芬的朋友嗎？那麼芬是什麼人呢？——女招待——娼妓——野雞……我不敢想下去。我接連着打了幾個寒噤。

我聽見一幕幕肉麻的活劇。在他們走出來時，我確定那位是芬呵！芬的特別標誌，是嘴角有一粒紅痣的。

夜，又是都市的夜：

在中山路的終頭，找到了一間名為「口香」餐室。昨晚老蔡告訴我：「口口香」的食物比任何一間酒店的都便宜，而且沒有「官僚氣」；是一個「大衆化」的食堂。

我走進去了。……

在二樓的梯口邊，我愣住了。我看見芬；芬也看見我；我一陣面熱，想車轉身便走。然而已來不及了；聽見芬尖銳的歡呼：

「呵！……阿夏！是你……！」

「我是……你是……黃桂芬嗎？」

「是啦！相隔一年多，你發生了。」

她又對另外一個女子說：

「倩！我們走吧。這是華夏——是我的好朋友……！」她又對我說：

「走啦！你大概想喝酒？……到我那兒去；也有酒喝的……！」

「不！我是來找朋友的。」我說。

「找朋友也得明天才行……倩！」我給她的手拉住，沿着樓梯跑下去。在街上，另一隻手還給那個叫做倩的女子（就是昨晚在「食爲天」給那個男人接吻的）拉住；左右搖擺，向着魚市跑去。

我跟着她們跑，心裏頓覺醉沉沉地像喝了很多的威士忌酒；感到濛濛，又像是做夢。

腥臭的魚市過去了，轉進一條長長的巷口，又再拐一個灣；便到了芬的家。一個老媽子出來開門；我們擁進去了。是一個寬敞的客廳。芬請我坐，自己掀布帘進去；一會又走出來笑着說：

「別拘束啦，阿夏！這是我的家，除了倩是沒有人打擾的。」芬見我有點不自然，便說出這樣的話。

「不！我不懂客氣；也不會拘束。」我強調着說。

「那就得啦！你住在那兒；幾時來的？」

「住「安安」旅店；前天剛到。」

「有什麼事，可以告訴我嗎？」

「呵！……找朋友呀！」我回答。

「討厭！老是我朋友……！」

「怎麼？你也是我的朋友呀？」我辯道。引得她倆都笑了。

這時，我見芬附在倩的耳朵說了一陣子；倩走進裡面去；隱約還聽見她在裡面與誰說話。

「裡面還有誰呢？」我不放心地問。

「沒有哇！是吳媽同倩在說話……！」她答道。

我坐在靠背的竹椅上，趁着這時迅速地端詳了芬一會。祇見她穿的是滿天星的旗袍，上身罩一件白色的外套。一頭鬈髮；摩登帶上還是和昨晚一樣素着一朵白花。濃髮覆蓋下的薔薇色的臉龐，露着興奮的神情；一隻金色閃爍的鑽戒，在左指間閃動着淡紫的光芒。

她什麼都改變了。這樣的裝飾是她從前所不主張的呀！

「夏！你看我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她發覺了我的許異問。

「是！你變得快了。」我說。

「唔！我也萬想不到會碰見你的。……不過……夏！萬物都在流變中；你也變了——你變得很快，精神也比從前健旺……！」

「真的嗎？」

「真的……你自己是不曉得的，我相信朋友們定會告訴你……！」

「芳，容我說一句吧！你也比從前漂亮得多了……！」

「不錯，我比先時胖了一點，這是真的。至於漂亮，那又是你

變中；你也變了——你變得很快，精神也比從前健旺……！」

「真的嗎？」

「真的……你自己是不曉得的，我相信朋友們定會告訴你……！」

「芳，容我說一句吧！你也比從前漂亮得多了……！」

「不錯，我比先時胖了一點，這是真的。至於漂亮，那又是你

變中；你也變了——你變得很快，精神也比從前健旺……！」

「真的嗎？」

「真的……你自己是不曉得的，我相信朋友們定會告訴你……！」

「芳，容我說一句吧！你也比從前漂亮得多了……！」

「不錯，我比先時胖了一點，這是真的。至於漂亮，那又是你

變中；你也變了——你變得很快，精神也比從前健旺……！」

「真的嗎？」

「真的……你自己是不曉得的，我相信朋友們定會告訴你……！」

「芳，容我說一句吧！你也比從前漂亮得多了……！」

「不錯，我比先時胖了一點，這是真的。至於漂亮，那又是你

變中；你也變了——你變得很快，精神也比從前健旺……！」

「真的嗎？」

「真的……你自己是不曉得的，我相信朋友們定會告訴你……！」

「芳，容我說一句吧！你也比從前漂亮得多了……！」

「不錯，我比先時胖了一點，這是真的。至於漂亮，那又是你

變中；你也變了——你變得很快，精神也比從前健旺……！」

「真的嗎？」

「真的……你自己是不曉得的，我相信朋友們定會告訴你……！」

「芳，容我說一句吧！你也比從前漂亮得多了……！」

「不錯，我比先時胖了一點，這是真的。至於漂亮，那又是你

變中；你也變了——你變得很快，精神也比從前健旺……！」

「真的嗎？」

「真的……你自己是不曉得的，我相信朋友們定會告訴你……！」

從前的「諷刺哲學」了。不過，我得聲明：現在的我已不怕什麼諷刺了！……」

「不是諷刺！我連忙解釋道：『這是我由衷之言：妳有從前的相片嗎？——你比一比看。』」

「從前的東西，一發腦兒掉了！」她說：用手掌擦着圓掉的邊沿：「總之，我承認我是變了！從前的我，是有着美麗聖潔的靈魂的；她不懂人間的醜惡與欺詐；也不明白世道的曲折與崎嶇。……現在的我，什麼都經驗過了；『人間味』也嘗得夠了！然而……然而……我不願說下去，我不高興有什麼不快樂的東西混進我們這時的歡樂中！」

「芬！妳多麼消極呵！」我說着身子從臥椅上躍起來坐着：「妳如果承認我是妳的朋友，我担心的消極。」

「呵！不，我並不消極；我祇是在玩世……」

「玩世？」我笑了。「妳是怎樣玩世的——採取什麼方式？」

「我是沒有所謂『方式』的。」

「不！我是問妳以什麼資格玩世？」

「這樣說嗎？簡單得狠！……」她吃吃地說不下去；然而，終於說道：「那麼，我就以我現在的資格：我是一個咖啡店的專屬女招待；這已足夠使一般人七頭八倒了……」

「怎麼！妳真地是一個女招待？」我說這句時聲音是顫抖地；一會再問：「妳幹嘛當女招待？不怕朋友們……」

「聽我說……」她搶着道。「夏！你以為我當女招待便辱沒了你，便辱沒了朋友們嗎？……！我覺得當女招待才能發洩我胸中的憤恨……」

「那麼，芬！我想妳是不會心血來潮地便幹起來；妳至少是有一些原因的。作為你的朋友；我希望妳告訴我……」我的心異常焦灼；想起了往事，眼看從前稱為時代女性的芬，現在是朝着滅亡的道路走了！我要哭；但是，又從何哭起？

「告訴妳？」她說。「容易的事！……明天……我們到海邊去。」不久，那個叫倩的女子拿着一瓶黑色的酒，掀開布帘兒打從裏面走出來。吳媽跟住後面托着下酒的茶如酒杯等類，小心翼翼地一件一件安

放在先已收拾乾淨的圓桌上。一切放好之後，她向芬說了一聲；又進去

了。這是荔枝酒；有一個友人特地從遠道送給我的。」芬旋開瓶上的木塞時這樣說明。她的眼光在棒上一轉又道：「下酒的東西也還過得去……今晚，我們非把這瓶酒喝盡是不行的。」

「呀！湊巧是『三八』節；大家祝飲……！嗟！剛才我沒有想到這回事呵！……」大家坐上來了。倩像發現了什麼帶點浪漫的語調說。然而，芬沒有回答。

各飲過半杯之後，我感到一陣惘然。

「芬！妳改了名是不是？」我帶着啞嘆的口氣問。

「是！我改名黃雲君。」她淡然地回答。然後慢吞吞地說下去：「我要將我高潔的靈魂，藏在黃桂芬這個名字下，交給那真心愛我、了解我的人好好地保護着。而我這個編完，就木偶似地藉着黃雲君這名字做幌子——玩世……」

大家都沉默了。我不知她說這話的意思；不知是有意說給我聽呢？還是她在自我評判！

「嗚呀！夏，盡情地喝吧！」她充滿力氣的聲音把空氣攪得春光融融了。「為我們的會見，我們是應該痛痛快快盡量喝的。喝醉了有什麼要緊？反正這個萬惡的猥褻的社會，我們遲早要將它忘掉的。」

我不滿意她的話。但是，我並不表示任何意見。我祇暗自在心裏批評她：「妳不是在逃避現實嗎？你是在向醜惡的現實屈服……」

各人飲了三杯之後，芬又再倒滿三杯。

「來！這一杯是慶祝我們的相見……」她倆各舉起杯來；差點兒要碰着我的鼻子了，我不得已把杯擎起，死命地咽下去。隨着又給倒滿了。

「這是第二杯！」芬說「飲這杯，祝我們的身體健康……夏！喝下去吧！我們應該快樂快樂才對……」第三杯，阿倩你來敬你……」果然是倩站起來敬酒了。她把細小而雪白的牙齒，微咬着染紅的嘴唇；做出很溫情的樣子；小心把酒傾倒進我的杯里；又倒給芬；然後才輪到自己。

當她站起來的一剎。我不禁回想起昨晚「食為天」樓上的一幕。我的心
 丸滑地一轉：也許，一會，我也像那位「先生」；把她摟在懷裏——
 「飲了這杯，祝華先生鵬程萬里。」情忸忸妮妮地捧起了酒杯，和
 我和芬的各碰了一下；於是，又乾了。

「對！我們應該祝你的鵬程萬里；正如你從前說的：『應該跑給時
 代追！』然而，夏呵！你現在是在給時代追趕呢？」芬看看情，交換
 了眼色；場栗子似地笑了。

我給她一問，似乎沒有較恰當的話可以回答。接着是幾秒鐘的沉默
 ；我才輕聲地回答道：

「這，我不能給你滿意的答覆。尤其是今天的你……」

「今天的我！」

「是，今天的你——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女人！……你聰明點，就明
 白我們間的距離。我們的『人生觀』是背道而馳了！……但是，請你不
 要生氣；人這東西，是永遠不能互相瞭解的。……」

她沒有回答；祇輕微地嘆了一口氣；情這時正在呆呆地出神。好像
 我的話刺傷了她的心。

情比芬還年青，看去祇有十七八歲。她有渾圓的臉龐；蘋果似的雙
 頰隱隱着笑渦；嘴兒微捲；漫過的頭髮，有點疏懶地垂到頸邊。穿的是
 滿天星旗的旗袍；外套潔白的。她比芬的身段苗條，給旗袍緊裹着；顯
 得多麼勻稱。這一切，都非常動人，令人心醉！可是，當我再看芬時，
 發覺芬並不弱於情；而且，她眼邊的一粒小紅痣像是一粒紅寶石。

她們見我像一個白痴；都吃吃地笑了。襟袖中還瞥見芬要將情拉到我
 的身邊來，然而情拒絕着。結果，還是芬坐靠在我的近旁；拚命勸我喝酒。

「飲呀！」芬囑道。「多年闊別，一旦相逢你非多喝兩杯不可。」

我只好再喝下去……

記不清楚，我在什麼時候被送回旅店去的。

第二天我起得很遲。

……老蔡笑嘻嘻地站在邊侍候我洗臉。像是有意跟我開玩笑。

「華先生，……紅鸞星高照呀！」

「什麼？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裝作淡然地反問。飛覺得有一陣

熱氣從耳根升起。

「你是假正經啦！前晚與你談起那件事，你便板起面孔，昨晚呢？
 嘻！一個嫌不夠要兩個的……而且，價價倚倚，蠻多情的……噯！
 華先生，我看你的靈魂兒給搗去啦！……」

我沒有話回答。

老蔡見我沒有話說，又道：

「華先生昨晚是在咖啡店喝酒囉；咖啡店也有酒喝？」

「不！」

「那兩個便是咖啡店的……嘻！頭等的；頂刮刮的……紅侍者；
 是老板的「搖錢樹」……我早就知道囉！那祇有官老爺呀，有錢的少
 爺呀！才能近身……」

「不要胡說！」我喝着他，低着頭刷牙。

吃飯的時候，老蔡送來一封信。我折開一看；那是芬寫給我的：約
 我上午在旅店等她；和我同到海邊去。

兩年前，同是春天，我在一個山城讀書。芬和我是同宿舍的同學。
 禮拜天，我們到溪畔的水草叢裡捉小蝦。倦了，同坐在溪邊的小高
 地，讓陽光晒我們的肌膚……

黃昏，同學們到街上去的時候或在宿舍裡自修的時候；我們爬上了
 白馬山的山巔對坐着，看落日慢慢沉下去；讓晚霞沐浴着我們。晚風吹
 來了，芬把帶來的月琴堵在盤着的兩腿間，輕快地彈起來。我記得她最
 喜歡彈「梅花三弄」和「昭君怨」……我出神地聽着；看着芬高傲而
 美麗的臉孔；我感到無限快慰。

我會要求芬！合唱一支歌曲。她便把琴放在身邊，她的微笑的眼睛
 問我唱什麼的？……她提議唱「何處是青春」好不好？……

於是，先由我用次中音起唱，然後她用女中音接上來我們合唱着：

「青春常在心中央

春花永遠處處香

風雪不能打

冰霜不能傷

春花永遠不衰亡」

(未完)

黑衣女郎

何巴栢

我流浪到一個幽美的小城里。

每天閒散地在街上踱步的時間，必然遇到一位黑衣的女郎，她也一如我散閒地在踱着方步。

在這個樸實而帶有農家風味的小城里，無疑，她的確是一個出色的人物，我於是開始注視她。

她有潔白而豐滿的肌膚，圓潤的蛋臉，從動作以至儀態一切都顯得她異常美麗而年青。青春的力量使她放出巨大的吸力，而她小得一綫的眼睛是充滿着神秘的，這眼睛時常放射一種神秘的靈底光芒，但是黑色的衣裳把這種力量蘊藏得很緊牢的，有時益發神秘起來，而外表上這黑衣在這環境里很勻稱，反正十分調和的一點都不顯得她異樣，因此常常平凡地在人叢中平凡過去了。

有一天，是大雪後的初春，陽光那樣燦美地散放在郊原上，被戰事惡劣氣味以及連天酷寒壓迫得困避在斗室里的我們，倡議踏着陽光旅行去。正在我們商議旅行的方向以及準備事項的當兒，C的女友偕着黑衣女郎到訪，這迅速的嘉賓帶來了不少的興奮與異樣的情趣，於是我們的討論會議無形中中止了。大家移轉到

接待客人的標題上去，屋子里充滿一種女子對男子的吸誘力，整個空氣變了質，我在這機會里靜心端詳黑衣女郎的一切。

她保持着一如在街上所見到的神秘與端莊，眼睛愛低垂着看自己的腳，有時她必要回答一二句話時，眼睛也不常抬起，聲音異常嬌嬌的，屋里為她這種靜的誘力佔去了。

大家在話題里最後仍轉回到我們的旅行上，但是有所令人奇異的是黑衣女郎單獨答允參加我們的旅行去。

於是我們約定了翌日七午九時齊集出發。

三

我們的目的地是五十里以外底一個小鎮，這鎮有一座有名的古寺，寺里面設了一所學校，我們底朋友是這所學校的主人。因為寺僧早已棄寺而去，故此我們底朋友也是這古寺的主

人。

我們戴着陽光離城郊啟程了。

一行是五個人，男的連成三個，另僅子為我們挑行李與食物，女的只黑衣女郎一人。因為我帶有傘子，黑衣女郎願與我同行，於是我們的行列是兩友領先做導路，我和黑衣郎在中間，僅子隨後。這一來，使我有個非常的機會親近這位雖陌生而久已稔熟的黑衣女郎了。

路上，我異常小心地伴着她走，起先我們漫步於平原，放牧小童在牛背上相逐，我們穿

過一排竹林踏上山腰，沿石級我們登山路而行，地下展開一片蔥翠的田野，稻秧像一點點藍星，農夫們俯身勤勞着，我們被藏於綠色的自然中與金黃色的陽光里，雲層疏疏密密地飄着。

一路我們仔細地踏着步，有時歇步於雨亭里，有時小憩於石泉上，同伴們合起來進一點食物，而後仍依先前的行列而走，由於畢竟陌生之故，我們只由天時氣象談至景物，又由戰事逃難談至目前生活，因為路長之故，雖則我們之間都是如此文縷縷的客客氣氣不敢放口縱談，但總知道了一點：她也是一個流浪者，而且奮着追求學問隻身離家，今又為戰事隻身被沖到此地，她是一個高中學生，年紀只有二十歲。

四

近黃昏了，我們抵達鎮上。一片金色的夕陽照耀牛山的古寺，好比陳列在雲海間，我們曳着疲乏的腳步，沿石級步步登山，如同進入到童話里。

兩旁盡是百年喬木，高插半天，密成大林，石級旁邊是一道清可見底的小泉，水淙淙流着，樹林隔開了夕陽，陰沉沉，我們好比走在隧道里。周圍一片恬靜，步聲十分顯明，前頭兩友一吹口簫一和唱，我們也用歌聲回他們。突然，前頭一道光彩綻放着，那是森林的出口處，外面是一個小平原，平舖在牛山上，上面就是一幢一幢的寺宇。

我們於是踏進另一個天地了。

我們的朋友異常驚喜我們遠道的光臨，格外殷勤地款待我們。

於是朋友和朋友的太太，朋友的朋友；和我們同來的幾個朋友，一大堆朋友坐擁起來歡天喜地，熱鬧起來，這幢寺宇里；中堂有四座大佛，兩旁許多羅漢金剛，廳中許多竹椅竹几，作為招待之用的，我們坐下很感安舒。

在一個豐盛的晚餐里，我們被敬為上賓，然而有一事偶然令我們局促不安的，我們的朋友和太太誤會了黑衣女郎是我的什麼人，招待特別慇懃，而且事事把她和我們連結在一起，很自然地做下去，同來的兩友也未以為不然，任由這樣地下去，而她——黑衣女郎，也沒有以為不然，很甘願似地接受一切，這一來，我却開始了一天以來所未有的不安，畏畏忌忌地好不自在，也在接受一切，心里跳躍着，在牛明半暗的油燈下，血沸騰起來，這之後，我常用神去注視黑衣女郎的態度，也注視各朋友對於我和她的態度。

夜深了，朋友招待我們到另一小寺安寢，我們三個男的在一房，黑衣女郎在隣一房，古寺的深夜是一片無比的清靜，我們疲勞的身體躺下就睡覺，但我的血還在沸騰着，合上了眼尋味今天新的遭遇，常在黑夜的靜中傳來黑衣女郎的氣息。

五

天亮，我們遊山。

黑衣女郎一早便梳理好，倚到我們的房門外，兩個梨渦很顯現的，向我們露着笑容，好

比一朵初開的花，比昨天親切了許多，晨光里誘放了她久已含蓄着的天真，她益加美麗了。

朋友和太太先來款待我們很好的早餐，而後導我們去遊山，我們挨次參觀各座寺中的古佛，而後登上山峯去看群山的遠景，每逢經過山泉和花圃，黑衣女郎即掬一把水或採一束花，用輕快的步法帶走帶跳地，引誘我們的目光到她身上，黑色的衣，黑色的髮，黑色的眸子，凡是黑色在她身上就是美麗，顯明地，此時黑色在她身上已經不是神秘了，而是一種輕捷與天真，同來的朋友開始不拘地讚美她，我只用笑聲來附和，她也有意避開我的視線，多和其他朋友談話，反不如昨天來時那般對我出於自然了；但我在交流着的情緒，明白她的寓意。

遊山歸來，我們告辭了。

朋友對我們說，山下已為我們預備好歸程的馬。

中午，我們便步下山，朋友夫婦送在我後面，沿石級再復經過大樹林，一片清綠與幽靜，我們盛讚風景的優美，朋友款待的厚誼，用以報答這一宿的主人，於是有說有笑到了山下，大家躍上馬背，揮手告別而去，黑衣女郎因不慣坐馬，由馬夫拉着慢慢走在後面，起先，我們也一同伴着慢慢的走，後來我們三匹順着平原向前開步跑了一回，黑衣女郎被掉在後面了，我在跑遠了之後拉馬回頭去迎她，隨又慢慢兒走，兩個朋友跑遠了在路亭上休息相候，而後我們才又聚攏一會兒再走。

一路有先有後，原野任我們馳騁，前和後

把一縷拉得很遠，我常在這一縷里面來去，太陽戴在頭上，春風陣陣吹來，我們有時放歌，有時追逐，有時返馬護送黑衣女郎，歸程上充滿了活躍空氣，沒有疲乏的感覺。

五十里路一下子走完了，到城並不很晚，心頭滿載着興奮，反覺路程太短了。

六

小城是一個孤島，四周都是敵人。

戰事一天緊逼一天，一天惡劣一天，眼前盡是灰色的，我們底希望像一陣浮雲。

在偷安的流浪日子里，總算渡過了半年。半年之間，黑衣女郎總算是我一位良友，有時送來一束鮮花，有時約叙於城郊底樹林之下。

有一次，是初夏的時節，其時正是黑衣女郎遷居於離城十里另一小鎮上居住後的第一個約會，她的來信是這樣寫着：「明天上午十一時正請到距城五里的大樹林旁邊底公路上候我。」

拿着她的信，使我又注意於她了。

因為三個月來她早已疏遠了。我間接知道她的情緒鬧着急激的變化與矛盾，陷於不安的境地，而我，早看透了男女之交一如浮雲，瞬間又散得很遠。

她，初春來時，是何等美麗的一個少女啊，一如春天，充滿着希望，像平鋪在春風里一道金色的陽光。那時，在春風里吹散了的，一股黑髮，常露着一個有梨渦的笑臉，無邪地告訴

我，她深愛學問，她希望戰事早日平息，得快樂地住在河岸上，或草叢間看着鴉鳥，撲着飛蛾，漫無所可的送陽光遠歸後各自相別的消磨這流浪中的日子，後來有一次我建議說：「長久這樣下去不是辦法的，你該找尋一種工作來幹」。她高興地接受建議，於是不久便投進我另一朋友的學校里爲兒童們的教師。

她走後，顯然我寂寞了一些，初時，我會披着汗去看過她，但是，一個沒有轎的馬，一隻大海里的船啊，在這茫亂的世界里，竟如此的停留着靠岸了嗎？我察覺她在開始一種新的境地裏的一種新的繁瑣，她竟在這新環境里有了新歡，她愛上一個男子，是一個已有妻子的丈夫。

七

我依時在十一時正在五十里外的大樹林旁邊底公路上漫行來迎她，果然，在前面公路盡頭處的山角間，她婀娜地來了，微弱的陽光底下有一顆黑影，那還不是她嗎？我迎上去。

她的儀態一如往日，只是沉默了，我也一如往日接待她，而且常露笑容。

路兩旁耕稼人在田上勤勞於工作，我倆比肩而漫步向林中。

太陽被雲遮了，樹林里很陰沉，我們選了一枝樹幹坐下，她沉默地坐下了許久而無一言，樹林里一片靜寂，我說：「你約我來有什麼事嗎？」

「是的，聽說你不久就走了」，她終於說了。

「你以爲我走是奇異麼？」我答。

「但是問問這人和我事！」她說。

「你以爲我沒有這份勇氣麼？」我答。

「不過珍重點好。」她說。

「一個流浪的人，自然有他生存的本領」

我說：「正如你也是一個流浪者，你何嘗不會處理你自己的事呢？」

「那麼你到什麼地方去？」

「我現在還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將到一個我可以生存的地方。」

「你堅決的走，對於我，將仍留一些印象麼？」

「是的，我將保留着過去你給我詩一樣的印象。」

「那麼現在的印象呢？」

「現在沒有印象，我總覺得你該不忘你會說過你熱愛着學問，你有進學院的理想。」

「但是，我是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子，你不明白我的處境。」

「不然，我明白你是一個流浪者的處境，但你沒有流浪者的勇氣！」

「你怪我麼？」

「不，我願你珍重自己，雖然我不久即進入驚險的日子，但我以爲你的日子却并不比我不驚險啊！」

「…………！」她叫着。

「你愛黑色的性格是令人尊敬你，黑色是莊嚴的，而黑灰的外表藏着潔白的你，潔白靈薄，潔白的心，假使這些潔白都爲這黑色的外表永遠埋殞了，我爲你可惜了！」

「感激你……！」說罷她泣下不聲。

「…………！」我也在難過着。

「你能多留些時日麼？」想了許久她這樣說。

「不，我很快就走了。」我堅決地答復她。從此我又開始流浪，以後看不見這黑灰女郎。

牽牛花

鐵英

以我樸素的顏色，
以我鮮潔的顏色，
鋪織起綺麗的地衣，
像農夫忠實於自己的土地，……

黎明
我睜開祈求的眼睛，
懷着無限的希冀，
守望着第一縷陽光，……

傍晚，
我緘默地閉起嘴巴，
以虔誠的耐心，
溫習着真言的故事，……

在南國的原野，
我開滿了四個季節，
以我清新的顏色，
染着每一個日子的早朝，

而我鮮活的靈魂，
永遠帶着春天的喜悅，
永遠帶着生活的歡欣，
裝飾着大地的生命！

解脫

宋金文

二月十四日

春來了！

今年的春來得特別的遲，桃樹和李樹，直到現在才突出處女的乳頭般的花蕾。

一早起來，四野很恬靜，晨風送來了土地新翻的氣息，和那「而德亞」的柔香，我沉醉着，我沉醉在鳥語花香的清晨裏。

一朵花兒從樹上掉下來，我回過了頭，呵！萍已起了床，笑迷迷地站在樓頭了，她的笑，勝過春天的雲，勝過春天的花朵。

「敏！春天來了，春天是我們的嗎？」終於，她像小燕般的掠到我的眼前，她的聲音像銀鈴，像提琴，更像那山谷黃鶯的清唱。

「是的，春天來了。但，我們的春天還遠呢！萍，嚴冬霜雪的餘威還在周圍，急電巨雷的暴風再又要來襲擊了。」我這樣說。

於是，她沉默了，像陰天一樣的沉默。

真的，在過去一連串的日子裏，我們在宗法封建的環境中，以青春的活力，跟他們搏鬥，在荒涼的秋天，在冰酷的冬天，我們終是期待着春天的到來。

今日天氣，老是陰霾沉沉的欲雨不雨，在悶煞人，在心情極度苦悶中，總算把一天的工作幹完，我很高興，爲的是沉鬱不能壓制我追

求光明的本性。

二月十七日

天上下着牛毛般的細雨，下了課，挾着一卷試卷回到房中，房中是這末陰森，索性把後花園的窗門推開。猛的，一陣春寒奔瀉進來，從窗口望出去，一切都是灰色陰森，這宇宙，就好像給陰森灰色統治了一樣，我怕，我怕這灰色陰森，會把我的生命吞噬，於是我又把窗門關上。——讓我看不到這模糊的宇宙吧！

仁很關心的走來問我：「淦敏！萍這幾天來很是沉鬱，你們中間會有過什麼裂痕嗎？」奇怪，這幾天中，我不是一樣的愛着她嗎？在我們中間，誰會把翻幸捉來的小鳥，輕易地放走？誰又忍心把奮鬥心血培養出來的花朵輕易地毀滅呢？

仁走後不久，萍終於帶着像今日天氣一樣的險孔進來了。

「敏！後幾天霞會從遼遠的地方歸來了，在這漫長的日子裡，你等得她好苦呵！」她說完在笑，微微的苦笑。

「真的嗎？可惜，霞已經在我的記憶中腐化了！」

我明白了，我明白她幾日來沉鬱的原因。

二月十八日

昨天，萍還是怪沉悶的，可是，今日她對我的態度居然是冰冷冷的了，於是，我更感到冰冷，像從赤道邊緣走到北極圈內一樣，工作也乏味了，對功課，似乎懶得去過問，雖然，良心在責備自己，但，怎奈冰冷的氣氛壓得我吐不出熱情！

方和雲老是說：「理智點吧！別讓憂鬱吞噬了自己，莫讓苦惱摧殘了身軀，更莫讓愛情誤了你的前途事業呵！」嘿！這些理智的賢孫硬性的鐵鬼，他們把人的本性也毀滅了呀！

二月二十日

萍，她簡直是變了，從前的太陽，現在的星星！

昨天黃昏，我乘她和仁在田塍上散步的時候，竟大胆地做了一件犯法的事，我偷偷地把她藏在被窩裡的日記札拿出來，天哪！怎不會使我渾身戰慄呵！

「……真沒有想到，我會愛上敏，一個窮措夫，沒出息的小學教員，唉！只是自己瞎了眼睛！……」

「……這幾天，仁對我是這末關心，這小夥子，夠天真了，昨夜給我買了一包糖，還

親蜜地送了一塊在我的嘴裏……昨夜，睡夢中，她吻着我，呵！仁！你真的會不顧一切，不顧你和敏的友情而愛我嗎？……這些就是她日記的片斷！我不忍看，字字是刺，它刺傷了我的心！

食慾太減了，從鏡子裏，我可以知道我的面頰在消瘦下去，午睡方醒，仁走來對我說「敏！別「春蠶自縛」吧！理智點！再忍耐一下，你的心會安靜下來的……」這是奸計，這是鬼話！這是出賣朋友的鐵証。

二月廿一日

幾夜的抽煙痛飲，頭腦也遲鈍了，今後，我打算這樣的毀滅自己。

昨夜，我們在爭辯，爲了我的倔強，爲了她的固執，我們終於破裂了，喲！奮鬥的結果，反抗的代價，就這樣的幻滅了嗎？

我愛我們過去戰鬥的生活，雖然，中間有失望，也有痛苦，但，奮鬥的生活，畢竟是美麗的生活呀！

今日我更感到苦痛，這苦痛沒有辦法形容它，功課已陷於停頓的狀態，愁坐房中，萍那臉孔後面的臉孔會嚇得我從椅上直跳起來，散步野外，萍和仁又在溪畔肩併着肩地細語低吟。

同日晚上

今夜我打算以自殺來結束自己，眼前，我覺得一切都是空虛，虛偽，奸險……我怎麼不可以死呢？從苦難中出生，從辛酸中長大，對人生，我早已覺得乏味，爲了世人給我的欺凌，我怎麼不可以把生命作孤注一擲呢？

在房中，開亮了燈，寫下幾封遺書，便愉快地把一包藥粉吞下，與匆匆地跑到萍的房裏，我不住的笑，這一星期來難得的笑，——這秋天的笑呵！

萍很奇怪，眼巴巴的瞪着我，好像要把我吞食下去一樣。

「萍！你愛我嗎？你永遠是我的嗎？」

「萍！愛我吧！來，緊緊的抱着我，我愛你的吻着我，萍！往事多麼美麗呵！」藥粉發生作用了，我昏了過去，躺在萍的床上。

「萍！吻我吧！……我們快要分手了！……」

二月二十二日

「怎麼？我還沒有完結嗎？」今早我發現床前有幾位同志的時候，我是這樣的想。

桌上放着棉花和藥瓶，還有那滿房的藥味，于是，我知道已用過了醫生。

「萍呵！你已給我自殺的勇氣，怎麼又不給我自殺的權利呢？」

方，雲，英等，看我清醒了，便開始他們的勸告：

「敏！你是聰明的人，怎麼會想傻念頭呢？」

「自殺雖然是勇敢的行爲，但，那是懦弱者的自命爲勇敢，不錯，正如你遺書上所說，人隨時隨地都可以死，不過要死得其所，死得其時，我們要善于利用自己的，以生命去換取多數人的福利，我主張你去死，但爲了愛情，爲了女人而拿生命來開玩笑，那也值得嗎？」

「你這青年，你有青春活力，在你的生命史上還有美麗的春天！」他們這些話，直到五

課鐘鳴了才離開了我。

一個人沒出息的，是不覺悟，可是如今我覺悟了，我穿好了鞋，匆匆地離開學校，臨走時，我留一張字條：「宇宙是偉大的，朋友！再見罷！」

外面正下着雨，微風輕拂着，我走向車站，人似乎清醒了許多。我跳上了甲虫般的汽車，再會罷！山城，再會罷！給我愉快而又給我痛苦的地方！

二月二十三日

雨不知在昨夜的什麼時候停止了，一早起來，天空很晴朗，忽然我想起了「雖然有時會下雨，雖然有時是陰森。但，天空到底是藍色的。」的那幾句話來。

宇宙給春雨洗得更清新了，更嫩綠了，門前的菓樹，也抽出新芽，平添了幾分春色。

昨夜，睡得很好，沒有情緒的纏綿，沒有夢境的麻煩。

今日，我是自由的人，過去，我錯認愛情，誤用情感，把自己拉進情獄裏，白白地招惹了許多苦惱。

今天，時代翻了身，難道我甘願做時代的流澤嗎？

忍受目前的痛苦吧！巴金說：「我們要賣愛痛苦，痛苦是我們的驕傲，痛苦是我們的力量。」不錯，我們是生而尋求痛苦的人，我們是爲痛苦而生存，我們不是爲享福而生活。

現在，我已回到美麗的山村裏來了，我打算在這活潑的山村裏休息一下疲乏的身軀，在太陽未出來以前，我還得去展開新的鬥爭。

江河泛濫了

歌 力

一
六月，
荷花給歲月抹上了紅色，
碧綠的色彩，
鋪蓋了南國的田莊。

二
高空！
是一團火辣辣的太陽，
大地！
正洋溢着
人民生活的寄望……

三
但誰知道？
今年，
六月卻是江河泛濫的季節！
天空雖是晴朗
卻有不測的風雲呵！
哪！天的那方，
飄來了一堆堆的雨雲！
越來就越多，
愈多就愈濃……
迅速地
向我們的高空集躡。

就這樣，
晴朗照照的高空，
突變為雨雲籠罩的雲層
雲起風送，
大地揚起了迷目的沙塵，
樹林搖曳着驚駭的響聲……

四
電突破了漆黑的雲空，
雷震撼了安靜的原野，
更震撼了安靜的山崗……
接着，傾盆的大雨，
向大地進襲了……

五
雨，不停地地下着，
水是一天天的增多，
低窪的地帶貯滿了水，
低窪的田野，池沼貯滿了水，
高地湧下了水，
山谷滾下了水……
水，從天空下來，
從崇山峻嶺傾瀉來，
從小溝小渠流來，

從山溪與山澗湧來……

六
萬馬奔騰的來，
排山倒海的來，
洶湧地，
咆哮地，
向江河匯聚。
而那些可憐的狹小的江河呵！
狂漲了，狂漲了！
像兇神惡煞似的
滾湧着波浪，
流呀！流呀！
浩浩蕩蕩的
向大江推進……

七
天空仍是不散的雨雲，
兩仍是在奔命的下，
山洪在山澗與溪流中爆發。
從五嶺山脈
注下了東江，北江……
從雲貴高原
流到了紅水河，
流到了左江和右江，
匯集到潯江，鬱江……

然後，
才衰衰西下。

八
河床從高變低，
堤岸由深而成淺……
狹小的河面
變成了茫茫的大江。
急流激湧着急流，
後浪追擊着前浪，
沖擊！滾湧！
河濱的漁家沖散了，
河岸的住戶倒毀了，
低矮的岸堤崩缺了，
年久失修的河堤沖塌了，
江河的水泛濫了……

九
看！
河岸的遼原，
肥沃的土地，
生活寄望的田疇，
生活寄居的廬舍……
都被泛濫的洪水，
淹沒了，摧毀了……
多美麗的珠江流域呵！
多遼闊的家鄉呵！
誰知道？
六月竟帶來了災難，
誰知道？
大好的田園，

竟變爲一片水淹的汪洋？！

五

東江告急，
北江也告急……

桂南告急，
沿江各縣呀！

珠江三角洲呀！
也都紛紛的告急……

潦水泛濫的地域啊！

洪水滾滾，

波濤萬頃……

渺渺茫茫，

橫無涯際……

農田被淹沒，

屋宇被沖毀，

人民變成了無家可歸……

每當那暴風雨再度的來臨，

洪水激起了澎湃的響，

還音响响！

與災民飢啼的號聲，

嬰孩啼哭的喊聲，

交織成一支悲慘的曲調。

而這悲慘的曲調，

被報章，電訊……

用震人心魂的報導

傳向了遠方。

終於，

在南方，在北方……

在海濱，在高原……

在鄉村，在城市……

救災的呼籲，

像山谷的回聲

响澈了大地……

政府撥下了賑災款，

晚 歸

落日向綠色的地平沉下了，

又一天消逝於原野的盡頭，

黃昏的路上瀰漫一陣歌聲，

小黃牛，歸去吧！

三五笨重的耕牛

歌着嬉笑的孩子，

踏着零亂而淡漠的，

林木的，稻苗的和自己的影子，

緩慢而悠閒地

走過田野，山坡，

再從曲曲的阡陌

走向靜默在黃昏裏

飄起炊烟縷縷的村莊。

這些溫柔而和善的羊群

羸雜地經過我們身畔

救濟署撥下了救濟糧，

善心的人們，

兩廣的同鄉，

也都紛紛的解囊捐輸……

然而，到今天，

受難的人民，

依然在受難，

受難的土地，

仍是這麼地荒涼！

復沒入灌木叢中的山徑裏，

從綠色的林葉的間隙

時時隱現溫純的白色

照映着夕陽的金光。

牛背的歌聲去遠了，

牧人的羊群還家了，

天邊的帆影也消失

在暮色的迷漠中，

輕勻的霧樣的烟

漸漸漫了山間和田野，

荷鋤人帶着困倦的身影

開始踏上歸途。

天邊的晚霞已經褪去，

蛙鳴漸响起於一路上

隨着我們晚歸的足音。

啊！多難的祖國，

多難的土地，

多難的人民……

啊！烽火熾熱的北方，

洪水潦原的南國……

天災人禍啊！

可就是

你悲苦的命運？！

——寫於災難的七月

陳 敏 端

於是透濕的，

滿是汗痕泥迹的衣襟，

被輕快的涼風吹乾了，

一天的疲困

盡蒸發於如水的晚暮中。

彎曲而轉折的小路

漸漸地就朦朧了，

遠處的林木山帶

剩下默默的影子，

村野寂寞了，

誰家門巷傳來犬吠，

一聲，兩聲，三聲——

依然寂寞。

晚歸的足音隨着夜色，

閃爍第一顆

燦爛的大星。

幻想曲

楊俊才

路 它永伸長着身子，從平原伸向懸崖。它不知什麼是疲勞，什麼是自私。它讓那些奸商、貪官、暴發戶過去了；它讓青年學生過去了；它讓拉車子的，趕驢群的過去了……但是你知道嗎？誰的路通向光明，誰的路通向黑暗。

橋 它是土地與土地的感情。當道路為河流所剪斷的時候；當土地為河流所分裂的時候……橋以長虹的姿態，把剪斷的連在一起，危險的化為平夷。

虹 驚雷暴雨過去了，或是下雨又出太陽的日子，在那波浪的山脈與山脈間，便可找到了虹。當虹出現的時候，便揭示着一個晴朗的日子。人們說：『看見了虹是幸福的』。但是朋友與朋友間的感情，不要建築在這彩色的橋上面。只那麼一顯，就像一陣雲烟似的便消逝了。

煙 一絲絲，一縷縷的炊煙由農村的屋脊上飄了出來，它飄散在枝尖上，深岩間。每當黃昏我最喜愛站在山尖上，遙望這飄起的炊煙。因為在我看見這炊煙的時候，我知道這些中華民族忠實的我們，沒有遭到異國人的搶劫，淫污……這時我的心會像晴空一樣開朗起來。

夢 夢是公平的使者，它對人們給獲同樣

的溫暖。你想做國王嗎？盡請戴上高冠；你想變成小鳥嗎？盡管雙臂插滿了羽毛。

詩 勞動者放下工具後的一聲太息是詩；狂人的狂語是詩；革命者的舞劍是詩。詩人底像黑夜裏驚雷暴雨前的一剎那閃電，它不畏一切的像把利劍刺向黑暗。

詩人 詩人手持着一條無形的巨鞭，暴戾地鞭策社會前進。詩人永站在民衆的前面，高舉着一把光明底火炬。詩人艾青說：『詩人要審判一切，連那些平時審判別人的，也要受詩人的審判。』

希望 一個人人生就是無底的希望；希望實現了，人們歡欣。失望了，人們的眼睛上便戴上了着色眼鏡。但是，希望會長着翅膀，飛向你嗎？

鐘聲 每當我在家裏走着，坐着……禮拜堂的鐘聲幽然地跳進了窗檻，這是我會放棄一切工作，虔誠地祈禱起來。這是象徵和平的鐘聲嗎？

驕傲 人不能沒有驕傲。可是驕傲往往會變根繩子絆住你的腳，不讓你再向前進。以致使你倒下去，永不會再站起來。

友情 友情像杯甘露，她會給獲你乾枯的心靈上得到滋潤；友情像沙漠里的水草，她會給你慰藉與啟發。

詩人說：『人懂得享受友情的人，便知道珍重友情。』

懷疑 人不能有懷疑，但也不能沒有懷疑。懷疑過多又往往使你在猶豫中徘徊，好像航海者失去了指南針一樣。沒有懷疑，你會盲從遭受到莫大的損失。

迷信 迷信是一個大騙子，自己欺騙自己；迷信是第一等麻醉劑，自己麻醉自己。

晨光 當呼喚黎明的鷄鳴後，漸漸地，大地充滿了靜謐，在這幽美的晨光裏，那些懶虫們，正擁被高臥，呼吸着惡濁的空氣。而那些幸福的農人們，在晨曦中就起來迎接晨光，吸着新氣，耕耘着……

奮鬥 你奮鬥，我奮鬥。不論曲線或直線，終必交於一點『勝利』。

光明 天光破曉之前，黑，佈滿了樹林山莊……待這黑消逝後，光明就會像一隻矯健的燕子飛到你身旁。真的：『有黑暗才有光明，有冬天才有春日。』我確信着。

朱自清先生說：『春天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為什麼我們的日子一去就不復返了呢？』

我說：『天光破曉之前有一段更黑的時間，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現在中國的黑暗不是天光破曉前的那一剎黑暗？』

「詩人說：『窗子是黑暗通向光明的
 窗眼。』不，這只適用於晨曦之後，黃昏之前。
 在明月頭里，看吧，從這窗眼望出去，那是一片黑，深遠的，陰森的黑呀！
 埋頭苦幹，纏繞整日在土地上埋頭苦幹，
 幹。臭虫每日在人身上海頭苦幹，幹。奸商，
 貪官，暴發戶終日在金錢上埋頭苦幹，幹。

歌

時間從我們底頭上奔流，
 誰說黑髮洗不白呢？
 時間從我們底眼前溜走，
 額上不是遺留下波紋嗎？

同志，

我們的日子是首歌，

唱吧！

唱得响亮些，像春日裏的第一聲响雷，

要嚴冬封鎖的土地，

從癡死中喚醒；

同志，

我們的日子是首歌，

唱吧！

唱得响亮些，像廣島上原子彈崩裂的音响，

要昏迷的敵人

從幻夢中驚醒。

——完——

一九四七、八月於四川

祝 福

還有一位朋友對我不是虛偽的關心，或是
 還有一封信向我探詢生活近况，我便仍有一陣
 溫暖泛濫，這泛濫不管人們怎樣都揀我是多餘
 ，而我是感到最大的祝福。

這是命運所注定的，無法挽救的寒愴，像
 不可逃避的病害在貧窮時下它的毒手；我已從
 來不去掩飾我走錯了行，要執着那放不下的壞
 墨水筆來寫，那末，給人們不重視，說書獄子
 ，努力等於白費，我要怨恨它幹嗎呢？

一個人沒有意料到的難堪才會難過的。

一顆心有了多次無情的嘲諷才會堅強的。

幾年來，我聽見生活的鞭子驅散了許多朋
 友，好些懷望了一年復一年，得不到一點好消
 息。有些給它逼得招供了心靈裡的秘密，幹着
 不是心願的工作。有些把脊骨輕易地彎下了，
 說着明明是違背意旨的話……但是，後者
 得到的效果是使人難以解釋呵，許多人向他恭
 維、道賀了。

我是甘心承受那鞭子的拷打，我害怕麻痺
 了神經，癱瘓了志向，失却尋求真理的熱忱，
 而妄費做人之一生呵！在生之愛火燃燒着我底
 青春，情感迸出的聲音合乎天籟和諧的時候，
 我常常對呼喚而來的黑影，眼睛僵硬地向它招

架我也懶得。

我是弱者嗎？我從來不會這樣想，恐怕許
 多人認為強者的都比我懦弱。——他們才是軟
 弱的或節足的動物。

那末，我是強者了。我向來不願這樣想。
 新時代常對我耳語，寄授我以當前應負的任務
 ，我不過是一個忠實地做時代的同志吧了。

——真理的尋求者何其少；新時代真正的
 同志的陣容是何等的單薄呵！

在以前有人勸過我向惡勢力去妥協和投誠
 的，我說出我反對的理由，提出我堅定不移的
 信念，我要真理了解我，正義向我握手，所以
 我不遷就，並且特別吝嗇這通補運變。

現在，我更加孤單，寂寞，出現在我旁邊
 的都是小覷我的眼睛，輕鄙的笑聲，利用倦厭
 劃開彼此的親近……彷彿用更大的努力去追
 求吧，也等於虛度；更英勇地戰鬥吧，也完全
 白費；呵，人生到這境地還不應該哀悲嗎？

朋友，我還不以它們（不出息的感覺）來
 欺賊我，假如真的有一天，沒有人關心及垂詢
 了，還有一個人會提起我來討厭，那也是我一
 種祝福！

卅六、九、廿。

憂鬱的歌

劉靈

在死寂的夜裡，在憂鬱的豆油燈下，我再展開了你那粉紅的信箋，——那象徵着你粉紅色的信箋啊！默誦着你生命沉重底言語——那裡，你用憂鬱的文字堆砌起你生活的近訊。

說是生活的浪潮沖毀了你平靜底心境，說是沉悶的環境窒息了你的歌喉，說是憂鬱的魔鬼正狂噬着你幼稚的心靈啊！你的歌就像一支憂鬱的歌，每一個字都是一個憂鬱的音符，响徹了我憂鬱的心底。

有着憂鬱的人都是不幸的，而一個人底生命卻又應該伴和上憂鬱的情感，生命就像是原野上的一棵樹，要經得起風雨霜雪的磨練，更要在風雨霜雪中去屹立生長，才能顯示出生命的意義和力量。在生命艱辛的道路途上，在希望與失望交織的日子中，我們的四週都籠罩着憂鬱的陰影，生命的意義就需要我們以生命的光輝，去突破這重重陰影的包圍，去表現出生命無比的偉大力量。

我熱愛着沉重的憂鬱啊！像熱愛着我青春的生命一樣，在這風雨飄搖的日子裡，在這個人吃人的世界，除了一些膚淺的和沒有靈魂的軀壳之外，每一顆真實的生命都會保有着這一種崇高的情操，在今天，有着憂鬱的人都是值得驕傲的，他們為整個的社會和着那些愛好光明的人類分担了憂鬱，況且，這憂鬱便是一座沉默的火山，蘊藏着不可侮辱的驕傲和無限底

力量，有一天，這些火山都會爆發出難再忍耐的憤怒，濺射出他的光、熱、力，把大地上腐劣骯髒的廢物毀滅。

你生長在陰晦的角落，你生活在貧瘠的土地上，但如今，憂鬱的暗影卻包圍了你早熟的生靈，這是生命的不幸啊！但除了加重了我心頭憂鬱底重負，我又該為你生命的前途祝福了。祝福你啊！你已投進了真正生活的漩渦，你將會換到生活真實底意義，我們這一代，生活在人類血腥的氛團裏，生活在光明誕生前濃重黑暗中，生命該伴和着沉重的憂鬱啊！而你——帶着光明底智慧的倔強的生命，悲哀於甚麼呢？且以你不傾的生命，响起你生命的歌唱吧！衝破那沉重底憂鬱唱出，你生命底希望。

「我厭惡膚淺的歡樂，我熱愛沉重的憂鬱！」我愛憂鬱，就像熱愛着我青春的生命，憂鬱就像一面現實的鏡子，牠會映照出來生命的真實，而憂鬱又像一道沉靜的溪流，牠永遠顯示出生命的驕傲和蘊藏着生命的力量。我熱愛着沉重的憂鬱呵！像我愛好着每一顆善良的生命。且聽這一個詩人生命底呼喊吧！

「我厭惡膚淺的歡樂，我熱愛沉重的憂鬱！」我熱愛着詩人真實的語言，那裡顯示了生命底驕傲和蘊藏着生命偉大的力量，今天，且讓我把這些寶貴真實的詩句，獻給你這憂鬱的

生命吧！因為我們都有着沉重的憂鬱，我熱愛着沉重的憂鬱啊！

（後記）一個年青的姑娘新培心，是我在某縣簡師任教時的學生，聰慧而倔強，現在已在某小學「為人師長」了，日昨接其來信，滿紙憂鬱，令我感慨莫名，特寫是文寄贈。

愴惱的葡萄

七月，多灼熱的季節，葡萄果熟了，葡萄果熟得透得過白熱的陽光。站在葡萄架下，我會想起了多少絢麗的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生命的前途上，多少次我摘下愴惱的葡萄，釀成了人間苦酒，一口一口在灌向自己的心頭。

在人生的果林里，我又會多少次讓歲月的掃把，掃集那葡萄的落葉，去粉飾生命的溪流，去點染青春的原野！

當風雨如晦的日子裡，我把青春、熱情、希望都葬在這冷漠人間，小心翼翼地蓋上一層衰黃的葡萄苗。

如今，我又像一個酒店的工人，再收集了人間愴惱，當作釀酒的葡萄。……

適夫。

編餘小談

盧森

爲使海外的讀者有緣直接購閱本刊，同時希望本刊能解除一些限制與束縛，我會親自到香港去。總代售的書店接洽好，印刷所也商妥了，本來這期打算到那兒去印的，因爲還有難題沒有解決，而出版的日期又到，所以還是無法實現。

聽紙張狂暴的漲風，聽印費急驟如洪水，「文壇」這座貧民區中的茅屋子，已被括得七零八落，而且淹上了半壁，幸得讀者們熱心的愛護，本社才像得到「救生船」似的，還能在經濟狂瀾上顛簸着前進，進前。

前些日子，有好些讀者提議自願爲本刊募捐基金，爲了「有碍法令」，只好一一謝絕了。這次讀者們發動自動獻捐基金，廣招訂戶，我們研究的結果認爲可行，才把讀者們的盛意接受過來，我想：文壇已成爲讀者們必需的「精神食糧」，他們的關懷和期望已完全打成一片，這是應該生的扶持，發揚互助的美德的。

上期刊出周斯會先生的書評以後，即接到姚雪垠先生從上海來信，要本社賜寄乙本。本刊在上海每期僅寄出式百多冊，想不到那麼快就銷清了。

這期刊先生寫的「從人間詩歌中看高爾的生平」，是一篇值得讀者們細味的作品，下一期又有「郁達夫論」可與讀者見面。

秋子先生的論文，寫得很激憤，在信裏寄來，已將信封激破，刊在這裏，本刊諒不致被憤火再燒燬吧！

本期的小說共有七個題目：
「勝利災」預告了多時，最近才得脫稿，心緒不寧，寫得粗糙得很；某畫家願爲插圖，因時間匆促，也未能趕及。

「秋天」是從杭州西子湖畔寄來的稿子，清如秋水，淡若秋雲，令人讀了心靈裏染上一點秋意。

「吳經理」的做法是不是「成功」？讀者會加以批判的；而作者的文章接近於成功，是編者可爲預賀的。

「晒谷場」文字頗潑鍊有力；「解脫」行文則凄婉而跳動。
「沉淪」是一篇頗動人的故事，望讀者靜心期待着下一期吧。

「黑衣女郎」的作者，是編過好些刊物的主編人，本社曾約請了多次惠稿，最近在百忙中爲本刊寫一小說，風格清新，下筆輕淡，令人讀了，異常神往。

散文「煙琴」及「晚歸」一詩，是出自一位女作者之手，頗顯田園詩人的風趣。

「幻想曲」係從重慶寄來，「愴惘的葡萄」脫稿在惠州西湖畔。這一期的作者，除了很少數的本市作者外，其他都是素昧平生的文友

神交從遠天惠來的稿子。

聽說近來有些人以本社名義代招定戶，把款子沒收了，以致讀者到社來索取時才知上當；還有則加入××書店郵購部，中途停寄又向本社催刊。今後希望讀者都能直接匯交本社，我們一定依照所定下辦法優待到底的。有許多定戶不肯出一筆掛號費，平寄遺失例不負責，來信查詢，每每使本社引以爲憾的！

又有各地的作者寄稿不附退稿郵資及信套，本刊每月也要墊付頗大的數目。以上各點，在編餘也順便提出來一談，至祈鑒照！

本刊徵求讀者意見

我們辦刊物，目的是爲廣大的讀者服務，同時也希望能夠負起崇高的教育使命，引導廣大民衆邁步前進，將近兩年來，做到了多少，讀者們希望本刊應該怎樣做，都極望讀者能大胆批評、指示！我們除虛心接受外，還力求改進，冀副雅愛。

◎你喜歡本刊那一部門的文章：小說、詩歌、散文、理論、戲劇？

◎中篇或長篇連載，是否覺得有勁？

◎過去你最喜歡讀那位作者的作品？

◎從去年一月到現在本刊所刊出的文章那一篇最令你頂喜歡？

◎本刊今後要增加某一部門的文章？

◎本刊的選稿編排你有什麼意見？

◎本期的文章你喜歡那幾篇？喜歡的因由在那裡？

◎你對本刊封面顏色有什麼不滿意？

億萬青年渴望

唯有捷足者先登

本刊優待五萬元讀者一千戶

本刊六周年紀念，為優待紀念定戶，破題兒大犧牲，因聯合訂閱平過批發價錢，故得遠近讀者踴躍加入，惟尚有不少愛好本刊的男女朋友，因發覺較遲，欲加入時，限期已過，望洋興歎，難免長成於心。茲為補救向隅者的抱憾，特舉辦優待五萬元讀者一千戶，凡在十月底以前逕往本社交費者，一律按每期定價七五折扣除，普通郵費照送，額滿即止，良機不再。

文壇月刊社謹啟

廣州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文藝風月刊社出版預告

本社主辦之文藝風月刊定於十月十日創刊。

創刊號執筆作家：鍾敬文、李定一、綠雲、盧森、李若川、黃流沙、黎敏子、陳殘雲、西水、巴栖、江城、黃洪、江雁、釋白苗、郭壘、周爾杰等。

又：李楨著「風雨草」文藝風叢書之一；巴栖著「同根草」文藝風叢書之二，皆已付梓，不日面世，敬希讀者留意。

社址：台山城通濟路六十四號四樓

請閱廣州與論權威之

廣州日報

有

快娛 捷樂 電消 訊息 詳金 細牌 新副 聞刊

經理部：電話二一三三八號
復光路中二七三號

本刊特別徵文啟事

本刊今年一月刊出徵文稿以後，在讀者群中得到極大的反響，現實太猙獰、太醜惡了，攪到民衆喊不出聲，連作家、詩人、都瀕於窒息，文藝作家，詩人不是宿命論者，誰會再愚笨地埋怨命運？誰又再會喋若寒蟬？為破露、揭發、諷刺、咒罵這黑幕後的妖魔，以及貪墨、無耻的官僚、政客，教育、文化界的敗類，請作者們動手揮毫，或寫成小說，或編為劇本；或以理論解剖，或以詩歌抒唱，大而不容情地寫些身受目睹，種種色色的怪現象投寄給我們，本刊當於六卷五期特輯刊出。(一)經發表報酬從豐) 截稿日期為十月廿日，外埠作者的稿件，請早投郵為盼！

文壇月刊社謹啟

廣州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中山日報

宣揚國策

表達民意

言消副印 中

論息刊刷 本 山 工 起

最 最 最 最 附 報 精 貨

正 翔 生 精 設 刷 價 迅

確 實 動 美 所

言論公正 消息靈通

記載翔實 印刷精美

報費低廉 遞送快捷

分銷普遍 歡迎訂閱

嶺南日報

社址漢民北路六〇號
經理部一五六六五號

編輯部一〇九〇九號

電報掛號一五七二號

本刊讀者為文壇發起籌募出版基金運動

「文壇」在今日寂寞、荒涼的文壇裏，不特是廣東唯一的純文藝月刊，同時還是長江以南十餘省唯一的精神食糧的寶庫；我們讀了它，感到無限歡欣，也感到異常的驕傲！惟鑒於幾個月來，新聞紙限制入口，印工又一再增加工資，一切失却均衡，故物價一再上漲，各種行業，雖備受威脅，而出版事業幾全部陷於破產；報社尚可領公債紙張維持，雜誌則無人理會，一任它們自生自滅，自榮自枯，我們是「文壇」忠實的讀者，我們有理由愛護訂閱；一樣也有理由為它呼籲，為它發起籌募基金，介紹讀者，希望各地讀者，各界愛好文藝的朋友們，盡量捐輸，直接寄，該社收到數目，當逐期公布；如限於能力，則請加入自由訂戶，或介紹親友訂閱，務使「文壇」在任何困難，仍可繼續出版，我們可得長期閱讀，相信好愛之士必多，慷慨解囊者尤衆，謹此數言，敬啟者！

港澳讀者：伍郁謨 楊坤 區廣輝 黃劍芬 陳紹洪 梁柏蘭 黃麟玉 黃佩玉 陳華英 謝淑媛 陳錦雲 楊櫻桃 梁綠柔

歐陽紋 吳瑞爾 洪月華 管銘傑 李公鳴 丘國雄等一百餘人

各省讀者：陳作孝 蔣我茂 李惠芬 湯其學 蕭德玉 彭竹美 曹烈禮 劉淑貞 李志能 黃一清 李國清 李潔貞 謝正光

陳慶斌 楊子波 周貞光 伍國廷等二百餘人

本省讀者：鄧鴻柱 何漢輝 全匡正 蒙介康 傅永翔 張婉 謝鈞榮 傅洪瑞 馮乃英 徐亮和 高人偉 藍桂英 嚴大光

劉毓訓 周海泉 鄧德生 劉惠康 官葛盧 張慶琪 鄧照明 梁伯榮 韓健民 譚冰華 黃華生 陳淑勤 李肖瀾

溫香琴 劉筠 簡冰凌 何麗香 馮錦輝 李立君 李月薇 黃炎佐 溫天一 鄧榮安 楊清山 楊偉民 吳君秀

雷雲第 王勇棟 王欣榮 曾燭常 陳慕昭 洪聯 宣明海 梁忠偉 馮潤錫 蔡康奇 趙錫錫 譚冰華等

本市讀者：黃秀蘭 郭蘭露 黃大同 劉照普 王大倫 吳嘉佑 王深遠 林琴石 游延鴻 鄭志豪 周貞光 唐志劍 陳啟昌

邢詔漢 戴寧 嚴立榮 唐華珍 鄒自金 朱明 盧振亞 梁鳴皋 梅凌雲 施秀餘 吳超遠 羅萍 黃作浩

林燕冰 王善洵 鄭鳳齡 鄒舜韶 李少英 李淑勤 梁詠葵 杜靜儀 黎秀明 余峯 趙玉環 雷彩煥 梁麗文

梁養生 羅敏敏 張金愛 高啟芬 林月華 陳潤慈 李淑青 李靜芬 岑靜華 石木蘭 鍾國駒 楊淑端 鄧淑濤

梅美棠 余餘心 吳佩珠 胡鳳顏 梁錦蘭 陳杏冰 黃愛珍 方寶春 黃銀麟 高美娟 蔣炎瑜 陳瓊文 潘智明

袁石雲 謝慕娟 陳鳳萍 馬麗新 呂佩華 馬寶珠 夏泰平 吳寶謙 鄧碧榮 包玉緯 許耀高 胡和

吳文建 方孟瑜 丘海澄 李香蕙 司徒儒 楊廷壽 張家星 譚基深 劉永華 楊英偉 何蔚文 區玉霞 朱紫霞

陳淑維 張蕙芳 林潤庭 鄭芝琳 王敏 何啟椿 麥冠良 余亦齊 李曼卿 雷麗菲等一千餘人

